大学生必读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早春的寒意(1)
- 第2节：早春的寒意(2)
- 第3节：早春的寒意(3)
- 第4节：早春的寒意(4)
- 第5节：早春的寒意(5)
- 第6节：早春的寒意(6)
- 第7节：早春的寒意(7)
- 第8节：早春的寒意(8)
- 第9节："龙打架"与灵龟4(1)
- 第10节："龙打架"与灵龟4(2)
- 第11节："龙打架"与灵龟4(3)
- 第12节："龙打架"与灵龟4(4)
- 第13节："龙打架"与灵龟4(5)
- 第14节："龙打架"与灵龟4(6)
- 第15节："龙打架"与灵龟4(7)
- 第16节："龙打架"与灵龟4(8)
- 第17节："龙打架"与灵龟4(9)
- 第18节："龙打架"与灵龟4(10)
- 第19节："龙打架"与灵龟4(11)
- 第20节："龙打架"与灵龟4(12)
- 第21节：书法绝论(1)
- 第22节：书法绝论(2)
- 第23节：书法绝论(3)
- 第24节：书法绝论(4)
- 第25节：书法绝论(5)
- 第26节：书法绝论(6)
- 第27节：书法绝论(7)
- 第28节：书法绝论(8)
- 第29节：书法绝论(9)
- 第30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1)

- 第31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2)
- 第32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3)
- 第33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4)
- 第34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5)
- 第35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6)
- 第36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7)
- 第37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8)
- 第38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9)
- 第39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10)
- 第40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11)
- 第41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12)
- 第42节：超级模仿秀(1)
- 第43节：超级模仿秀(2)
- 第44节：超级模仿秀(3)
- 第45节：超级模仿秀(4)
- 第46节：超级模仿秀(5)

第1节：早春的寒意(1)

第一章

早春的寒意

晓明送走省委督察组的同志以后，回到了办公室。

他回味着督察组的同志与他交换意见的话题、神气、语气，像，都像，由此可见老领导对身边的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也是潜移默化的。很自然地，回忆过渡到他与省委羊副书记共事时的一些调侃话题。

羊副书记曾说："政治就是派别之间的力量对比。说白一点，就是把拥护自己的人慢慢提起来，把反对自己的人慢慢搞下去，最后达到拥护自己的人越来越多，反对自己的人越来越少的目的。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你的一个眼色就是一道圣旨。作为"一把手"，不要指望助手出多少主意，主意一定要自己拿。说文雅一点，当"一把手"的职责就是要用干部、作决策。"

晓明如今当了这么长时间的"一把手"，回想起这些调侃之言，感到意趣无穷。至于羊副书记的调侃之言，谁又见到摆上过桌面？至于那些冠冕堂皇的书面文章，于从政者少有用处，唯此才是为官箴言秘笈。当然，这些调侃之言是不能乱侃的，羊副书记只侃过几个人，他老晓也只侃过几个人。侃了，几个人就心知肚明，就像教堂里的信徒，拥有了圣经，平常的一言一行就有了倾向，这种倾向是骨子里的，不需要发誓。

这不，督察组的同志一走，他就明白了留下的话中的好多信息。从政者，最要明白的是话外音。最要吸取教训的是，别人把你陷进去很深了，你还在喊快活。

最近一段时间，卢品生出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消极情绪。这情绪的源头很明显，犁开山是学者型的领导，颇有锐气，每次会上无遮无挡的仗义执言在无形中给卢品增加了压力。晓明对此也有了感觉。

晓明不是权力欲很强的人，他多次向省委分管党群工作的羊副书记建议让卢品任市长，希望自己的老搭档早点上，但羊副书记却迟迟不表态。晓明不敢妄猜其意，只好兼着市长，占着这么一个十分烫屁股的位子。省委其他领导曾暗示，要晓明腾出市长位子，从上往下放个人下来，晓明每次也学羊副书记含糊其辞地遮掩过去了。晓明想老领导把这颗棋子这么下着，自有他的道理。那么，他对卢品的关照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这步棋这么下着，是共活？是打劫？在旁人的眼中也许意味深长，在羊副书记的眼中也许风光无限，但在晓明的眼中则左右为难，在卢品的眼中则痛苦不堪。

面对这颗棋子，卢品虽然痛苦，但也有想头，也有奔头，为此他从内心深处感激晓明。但屈于上面的隐晦态度，他也只好忍耐着。他想多年的媳妇总要熬成婆，河里的石头总有翻身的一天。

犁开山的横空出世，不仅对下面产生了影响，让权力格局产生了位移，而且让晓明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一系列变化。因为从感情上来说，晓明是偏向卢品的，但从人事关系的格局系统中，他又不得不注意到犁开山的背景，上面也有人给他暗示过。一段时间以来，卢品和犁开山成了晓明心中两枚平衡的砝码。也许，这种情况会延续很长时间。

晓明几十年来一直被当年卢品当科长时的举动侵扰着。那是晓明当红河县委书记那阵子，他得了尿道结石，每次小便很困难，痛苦不堪。卢品便每日数次地扑在他的那东西上，吸，吸，吸……他的病好了，但这份人情他是永世也不能忘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卢品的金鱼眼总是在他的裤裆前一晃一晃的，仿佛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某一部分。

根据省委督察组的一些建议，晓明觉得有必要提前召开下个月的常委议事会议。他在心中盘算着，一下午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他不

止一次地对他身边的人说："人一说老了就老了的，老了后的时间总是比年轻人的时间短了。"

第2节：早春的寒意(2)

他在机关食堂吃了晚饭，回到冷冷清清的家里，看了必看的电视新闻。到了晚上十点钟，这是晓明联络有关上级领导热线电话时间，这已是好多年的老习惯了。趁此机会，有的老领导就把上面的一些动向很策略地告诉他，有时还有领导自己的想法，暗中就带有征求他意见的意思。这时，他也最舒畅、最惬意。老官场的人都知道，当官不能有二心，不工商、不迷艺、不事农，要专心致志，才能进入境界。晓明此举，算是他的一大发明，与李宗吾的"厚黑学"具有同样的价值。

晓明有些老同学和他开玩笑说："晓书记，你当了这么大的官，有什么诀窍？"晓明有些玩味地说："多请示，多汇报，多走动；少添乱，少做主，少说话。找个靠山多写信打电话，找几个帮手办实事说真话。"那些老同学说："好，好，晓书记就是比我们智商高，"三多三少"治红河。"

今晚，刚好十点，晓明接通了羊副书记的电话。 "喂，找羊书记。"

"你是晓书记吧，你等等。"羊副书记家的任何人都可以听出晓明的声音了。昨晚晓明没有找到羊副书记，今晚运气好，羊副书记回家了。晓明心里流动着一股暖流。

"您好啊，老领导。"

"还老领导呢，都好几天没听到你老晓的声音了。"羊副书记很随和地来了句开场白，接下来便是习惯性的倾听。 晓明把当天的工作情况事无巨细作了汇报。羊副书记在电话中"嗯嗯"地算是表示知道了，但没有任何指示。这也是羊副书记多年来为政的经验所在，只听，不表态。有时羊副书记一拿起话筒，只一句"啊，是你呀"，就再也不吭声了，一直到对方放下电话为止。

互道晚安之后，晓明仍保持读书的习惯。晚上十一点到零点，他就开始闭门读书了，有史书、现代小说、科技知识……令人钦佩的是，他还日日温习俄文，他能看原版俄文著作。晓明的老伴死得早，儿子大学毕业后强行下了海，女儿从中国金融大学毕业后到市人行上班，又考上了在职研究生。现在，他的一儿一女都不在身边，在这夜深人静之时，他只好以书相伴了。 "当，当……"晓明家的报时钟敲响了零点的钟声。宁静的午夜，那清脆的钟声穿透力极强，悠扬而绵长。 晓明习惯性地从书桌前站起来，揉揉眼，甩甩手，清瘦的身影在灯光下拉得很长，身影在墙角从腰际处打折了。他拿目光扫过书桌上方悬挂着的那副自题联： 志正则众邪不生

心静乃佛许圣言

晓明走近窗台，拉开窗帘，推开窗叶，早春的寒流从窗口扑进来，他深深猛吸了几口，脸上觉得有点寒意。突然，街上一阵警笛长鸣--划破了红河市上空幽深的宁静。也许，又一起假酒中毒案发生了。

这几天来，连续的假酒案搞得红河市谈酒色变，也搞得政府官员有点神经过敏了。

晓明望了一眼遥远的夜空，无月，几颗暗黄的星星好像朝他眨起了鬼眼。他自言自语起来："这工商部门是如何搞的？卢品举荐的那个工商局长不是铁杆人物吗？"晓明眉宇间掠过一丝阴冷气，右眼皮急促地跳动了几下，夜空中划过一道流星的轨迹。

天下绝配：贾癫子与白家女

红河县一系列假冒伪劣案，搞得林旺县长焦头烂额。群众议论纷纷，市民怨声载道。有些市井中人，竟然公开称林旺县长为"林假冒"。

一段时间里，卢品也被几起假酒中毒案搞得晕头转向。那天宴会尾声中的电话，就是市政府值班室跟他报告的又一起假酒中毒案，死了人。死的是个孤老头子，吐血而亡，临死时痛苦痉挛得如田螺。如

果遇上兄弟姐妹多的，恐怕又要闹得市、县政府上下不得安宁。早几天，朱秘书长给卢品转过来几封群众投诉信，私下里告诉他，如果再心慈手软，政府就威信扫地了。这一激将，引起了卢品的思考，他联想了好几件事，还真的暗下了决心，要发动一场严打假冒伪劣"战争"。卢品叫来林旺，说："红河县这段时间是怎么搞的？成了假河县？死了多少人？坑了多少人？你看看这几天的省报，哪一天没有你红河县的消息？你看怎么办！"

第3节：早春的寒意(3)

林旺上任以来，还从未见卢品发这么大的火，骨头都有点软了，勉强赔着笑脸说："市长放心，我一定严肃查处这些敢于在市府、县府眼皮底下为非作歹的不法分子。我搞不倒他们的假帽子，你拿掉我的真帽子。"

卢品默认了林旺的态度，听林旺谈了想法后，也谈了自己的想法。这时，卢品的秘书小张进来报告："市政府大门口有群众集体上访，堵在大门口，车都不能进出了，是喝假酒中毒死亡者的家属们要求见市长。"张秘说完，又把市政府办和市信访办收到的几封群众举报信都交给了卢品，就出去了。

卢品注视着林旺，目光如刀，一点一点割在林旺心上。

林旺脸色刷地红了，红成了猪肝色，心跳加快起来，口齿有点不清地说："卢市长，这"严打"就按您的指示办，来它一次卷地毯式的搜查。下面大门口的人，我马上带回去。"林旺出门，又折回卢品办公室，面有难色地问："如果遇上特殊情况怎么办？"卢品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说："什么特殊情况？"林旺说："是呀，什么特殊情况？"林旺拍了一下脑袋，假装自己也说不清。"真是神经质，看我想哪儿去了，没什么。"林旺自言自语，退出了卢品办公室，拿出手机先给冉小玉打电话，又给县公安局打电话，他要调集干警把上访群众带到县工商局去开座谈会。

林旺是卢品一手栽培的，处事果断，反应敏捷，既有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性，卢品还是满意的。林旺走后，卢品走向办公室窗口，正好望见东倒西歪地坐在大门中央的那群上访者，大门内外已堵了好多辆小车了。卢品心中不是滋味，这市政府毕竟还是他卢品管理着，这群人那么无视政府，其实就是无视他卢品，大水冲了龙王庙，就是对龙王的不敬，这还了得？龙王岂能坐视不管？凡事都有个认识，认识

高了，办事的决心就大了，卢品进一步巩固了决心，心想这次不管碰上哪方面的妖风，都要顶回去。打假打彻底，治劣治断根。

市信访办的同志正在劝上访者回去，但无济于事。上访者都是些老太婆和妇女儿童，一把鼻涕一把泪，信访办的同志绞尽脑汁，也拿她们没办法。正在危难处，林旺出现了。上访者见有人管事了，就一股脑儿缠上了林旺，叽叽喳喳吵闹不休。大门仍然堵得死死的，外面的车越来越多。有几个办事的人，悄悄从旁边的围栏上爬进爬出。他们不管事，也不多事，但心里还是支持老百姓的，那些微妙的眼神睃来睃去，老百姓心里都有数。如果一点社会基础都没有，一点里应外合都没有，这种群众事件也是难闹起来的。渐渐地，围观的闲人也多了起来。

突然，不远处响起了嘶哑的电子琴声。围观的闲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们把目标转向了琴声，他们觉得听这琴声比看市长们的笑话还过瘾些。琴声出自红河市一对特别的乐队组合--天下绝配。男的姓贾，不知名字，现在大家都叫他贾癫子，双腿高位截肢，能拉一手好二胡，能弹一手电子琴，人多场面大的时候就弹电子琴。能下盲棋，双目灰蒙忧郁，但心明眼亮，洞穿世事，在多年的乞讨生活中练就了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毅力刚强。据说贾癫子原来并不癫，是个国家干部，只是迷上了城南一个军人的未婚妻，后来被那军人得知砍去了他的双足。那军人也够狠心的，砍了贾癫子双足又砍了未婚妻的双手，然后就一枪结果了自己的性命。琴声是从一张板车上发出的，贾癫子在那板车上已待了二十几年，犹如风雨中朝朝暮暮移动的一块石头。站在板车旁边的正是那位被砍了双手的女人，此时，她正在随着贾癫子的琴声在街道的水泥地面上用脚趾夹着五颜六色的粉笔写字，一笔一画，字迹工整。她常常随着那琴声书写琴声所表达的内容，有时也即兴写些民谣，博得过路人的啧啧称赞，她就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她姓白，别人都叫她白家女。因她年轻时喜欢到城南一带的各家各户去走动，人聪明得男人都想她、爱她、恨她但不敢碰她。

她从小就与贾癫子一起长大，可是父母偏要把她许配给一个满身狐臭的军人，她不从，街道居委会的人也出面了，她只好违心答应。这一答应，她一生的厄运便降临了。

第4节：早春的寒意(4)

琴声嘶哑，但穿透力极强。围观的闲人拍起了手，大声吼："好！好！"贾癫子更来劲了，弹了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又弹一曲《走进新时代》。而板车旁的白家女这次并未书写歌曲内容，她在地上写的是：假烟假酒假味精，假医假药假郎中，假爹假妈假儿子。有闲人围过来指点说："快写，还有假老婆。"白家女并不搭理那帮闲人，只是一笔一画地写她的字。有些人开始往板车上扔纸币，扔一张，大吼一声："再来一曲！"贾癫子望了一眼扔纸币的手，就想起了那年被红河大学的学生推拥着喊"打倒腐败分子！清除腐败分子！"的情景。那天，大学生们慷慨解囊，为他们夫妻捐了上千元。想着想着，他就弹起了《国际歌》……

林旺朝琴声这边望了一眼，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想尽快把上访者带走，否则这里会聚集更多的人。有人在上访者中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也有人在劝上访者，说要解决问题必须坐下来冷静协商，不然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林旺只能好言相劝，先给死者家属一种安慰。

林旺很有经验。他想此时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否则下步就不好收场了。上访者见林旺迟迟不表硬态，一中年妇女就把一口痰吐在了林旺脸上，林旺忍着巨大的愤怒。正在上访者变本加厉之时，冉小玉带着几名警察来了。在警察的高压下，上访者让出了大门，并推荐了几名代表去县工商局交涉。

林旺他们走了。白家女站起来，拾起一双破鞋，走近板车。贾癫子就把车绳套在了她两袖空空的肩膀上，她如纤夫一般弯起脊背，拉起了板车，尾随着那群上访者而去。白家女吹着口哨，贾癫子弹着《长恨歌》，歌声一路怨恨，闲人一路吆喝。

白家女躬身一步一步走着，旁边有人给她喂了一口矿泉水，她看也不看那喂水人，顺势喝了一口，摇头唱道："好水呀好水，皇帝招我

做儿媳，路远迢迢我不去；好水呀好水，老贾是我好郎君……"

这时，天上下起了毛毛细雨，大地顿时一片灰蒙蒙的。

铁腕县长

站在办公室窗前的卢品看到市府大门口恢复了平静，心里才有些踏实。他坐回办公桌前，展开那些七七八八的投诉信、举报信。举报内容除了假冒伪劣猖獗，还有一封举报胡大头贪污挪用冬修水利款的内容，这引起了他的重视。他仔细看了信中的内容，有几处字迹不清楚的地方，他反复读上下文猜那意思，直到弄明白为止。胡大头文化不高，但颇有心计，早先到村里当支部书记，卢品是红河县县长。有一年，卢品到他那个罗汉村办点，趁此机会，胡大头巴结上了卢品，卢品就把他提上来了。卢品看完这封举报信，自言自语："真是农民习气，小农意识，贪小便宜。"看完这些"民情信"，他顺手拿起一张《红河日报》就看到了一则消息：

一串鞭炮谢恩人

[本报讯] 昨日早晨黑石乡麻岔村一对老夫老妻高高兴兴来到该乡农技服务站，放了一串鞭炮，以示对服务站同志们的感谢。事情是这样的：他俩的独生女从广东打工回来，把头发一半染成红色，一半染成黄色，两老见状就把女儿臭骂了一顿。女儿被骂后伤心地跑到服务站买了一瓶"敌杀死"，回到家里闭门喝了半瓶，两老闻之，破门见女儿眼珠翻白，便心疼得号啕大哭。老母亲伤心得也不想活了，说是自己害了女儿，就抓起女儿喝剩的那半瓶农药，一口喝了。老父亲顿时傻了眼，忙叫来邻居，将母女俩送往医院抢救。医生急救，说母女并未中毒。一会儿，母女双双从麻醉中醒来，女儿说："妈，我们是在阴间吗？"母亲说："儿呀，妈到阴间来找你来了。"老父亲在一旁大吼一声："你娘俩快给我回去，少到这阳间阴间的给我丢丑。"至此，一场虚惊结束。一瓶假农药，救了两条人命。

第5节：早春的寒意(5)

卢品看完这短讯，眼睛想笑，心里想哭。他很想把报社主编大骂一通，但还是忍了。这毕竟不是他直接管辖的范围，不好伸手。

林旺亲自挂帅，组织公安、工商、技术监督等部门，对红河县管辖范围内进行了一次上下联动、卷地毯式的打假行动，效果十分显著。一个星期就端掉了十几个制假贩假窝点，发现了三个重要源头，抓捕了二十余个违法犯罪分子。其中，红河酒厂参与制假贩假案引起了红河各界的震惊。

"红河大曲"这几年通过市进出口贸易公司销售，走红了大江南北。品牌创出来了，假冒产品也应运而生。但大家都没有想到，"红河大曲"的假酒全是红河酒厂自己制造出来的，这真是贼喊捉贼。红河贸易公司业务员范曾销售"红河大曲"很有手段，市场供不应求。销售厂长便眼珠一转，在城郊租了两间民房，招来几个外地民工干起了用散装白酒和酒精勾兑假"红河大曲"的鬼把戏。

红河酒厂是红河县财政酒厂，架子大，根子深，又是红河市的品牌企业，代表着红河形象，也是市委宣传部连续十年来的联系点。红河酒厂出事后，市委原顾问、现宣传部刘部长都在过问此事，很多退休老同志更是关心此事。

林旺在处理红河酒厂这件棘手的事件上，显得很老练。他就很多细节问题向市里有关头目进行了单线联系汇报，分别听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见，特别征求了犁开山的意见。他认为犁开山是唯一没有卷进去的领导，就不会有任何酒文化掺杂其间，意见相对来说肯定公平些。事实也的确如此，犁开山的意见为林旺拿处理意见时增添了不少底气。

卢品对处理红河酒厂案件，态度坚决，要求对当事人、涉案人严惩不贷，决不迁就。林旺给卢品汇报时说："对涉及到本案的当事人，已全部抓了起来，初查假"红河大曲"已致死两人，属重大假酒案，但

在涉案人员中，销售厂长一人全部承担了制假责任，他宁肯一个人坐牢和赔偿，也不愿牵连别人。"卢品说："恐怕不是坐牢的问题吧，要枪毙。"林旺说："是，据公安调查，情节比较恶劣，可能不枪毙几个人，不足以平民愤。"卢品说："那龙厂长呢？"林旺说："啊，龙厂长没有抓，他是省人大代表，市人大没有上报，省人大没有批准，不好动他。"卢品火了，说："省人大代表怎么着？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林旺说："目前，没有掌握他参与或指示参与这一案件的言行，销售厂长在供词中只字未提龙厂长的事，其他的当事人也没有一鳞半爪涉及到他，经请示市人大后，市人大认为动他的证据不足。"卢品说："群众反映大，你难道没听见？红河酒厂出了这么大的乱子，难道他没有责任？我看你分明是有顾虑嘛，红河酒厂也是你林县长的联系点嘛。"林旺说："卢市长，您是我的老领导，我也没有什么隐瞒您的，在龙厂长的问题上，我们县政府是采取的稳妥办法，以保为主。他这人高傲自大，狂放不羁，有很多人都在利用这次事件想把他拉下马。您也知道，他这样的人能撑起一片天，就不是一般的角色，弄不好我们政府吃不了兜着走。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一年前，您亲自过问的白云茶场金场长案，金还只是市县两级人大代表，我们执法机关稍有漏洞，把他给办错了，后来给他行政赔偿50万元，那可是红河县下岗职工一年的生活保障啊。我的想法是，红河酒厂的事，还是交司法机关来处理，龙厂长的问题目前司法机关都未动他，我们只能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批评教育他。老领导，您看行不行？"林旺说完这番话，额头上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

第6节：早春的寒意(6)

卢品没想到向来对他言听计从的林旺在龙厂长的处理问题上做得滴水未漏，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经过了一番精心准备。他更未想到林旺还故意用金场长一案来摆平龙厂长一案。卢品面对眼前这位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年轻县长动了怒气，但又无可奈何地说："那你就注意政策，依法办事。你这样稳稳妥妥，任何时候都不会犯错误。"

卢品没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打假行动被林旺磨得平平的，完全背离了自己的初衷。他的初衷是要借"打假"拔掉龙厂长这颗眼中钉。龙厂长靠着几个常委和上面的关系，没把他放在眼里，打掉龙厂长就打掉了某些人的爪牙，他也会在这样的大是大非中巩固自己的权威，一锤多赢。卢品没想到林旺极其聪明，利用这次大的活动声势建立了自己的一些过硬关系，他没想到这小子还这么有手腕，简直是铁腕。

从事情的开始，林旺就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卢品的某些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于是，他在实际操作上也就暗下决心，既不能得罪老领导，又要实事求是，以大局为重，很好地把握了这一航向。

"打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市民反映很好，都说卢品是为民办实事的好市长。关于这一点，卢品又是始料不及，他对林旺的做法重新进行了反思。他想这用人还真有学问，用了将才有可能驾驭不了，用了奴才有可能办不好事，这林旺既是将才又是奴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才吧。卢品在自言自语中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

这场"打假"战争，显示了林旺作为行政"一把手"的组织指挥、协调统一、果敢作风和决策才能。有几位朋友说林旺真不简单，可谓铁腕。林旺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在台上风光，你们有所不知，在处理有的关键问题上，我的骨头都发软了。有的领导看着我，眼睛都像狼的眼睛放射出了绿莹莹的光芒。"朋友们还是由衷地给他竖起了大拇指，但林旺却怎么也体会不出被赞美的味道。

各怀鬼胎

冉小玉没有参与"打假"，她趁轰轰烈烈的"打假"间隙，悄悄去了一趟红河寺。冉小玉是想妹妹了，她就这么一个妹妹，既无姐姐，也无兄弟，有什么心里话只能讲给妹妹听。这几年妹妹来红河寺后，她常常是憋着一肚子气没处发，心里憋得难受极了，有时就躲在一边无声地流泪。妹妹用行动证明了她的倔强，比牛还倔强。她不回家了，永远也不回家了，抛开了红尘，住进了这座清静之寺，当了尼姑。

冉小玉坐着自己的小车，经过两座红河大桥，把车开进了红河寺内一罩岩壳下，就步行来到了三棵古松下。远远看着山间走来一个人，是妹妹来了，手上提着个花篮，一副俊俏的脸蛋是越发消瘦了。妹妹见是自己的亲姐姐来看她了，快步走过来，隔着一臂之距，站定，泪花闪闪，轻轻地说："姐，我天天在为你祈祷。"就这么一句，冉小玉的眼泪包不住了，滚了出来。

冉小玉的妹妹原是红河县机要秘书，是红河一枝花，拉得一手好琴，会剪纸，特别爱梅花和兰草，来红河寺当尼姑后，就换了一个人，人心人样都换了。除了和那片兰草做伴，听听寺院钟声，就完全把自己包裹起来了。除偶尔见见姐姐外，就是父母也不见了，眼不见心不烦。哀莫大于心死。冉小玉送给犁开山的兰草，就是妹妹精心培植的一种最昂贵的宝石兰。冉小玉用昂贵来衡量的宝石兰，在妹妹眼中，同样是一棵草，是一棵自己特别喜爱的兰草而已。这就是同一片蓝天下的两种价值观。那天，冉小玉还到寺里默许了一个心愿，抽了一签。签上说：君子前程随缘去，蛟龙出来困泥潭。雪鸿孤雁迷方向，等待东风吹西边。冉小玉拿着签语，要妹妹悄悄去奇真大师那里去解。妹妹问解什么，冉小玉说解前程。

第7节：早春的寒意(7)

冉小玉把兰草送给犁开山后，心就有所倾了。自从妹妹告诉冉小玉，卢品这人是不好对付的，冉小玉对卢品就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早先依附着卢品的心也就悬着了。打前几天起，她便有了新的追随目标，心就归位了，人也活得精神了。连日来，她几乎每隔一两天都要到犁开山那里请示汇报工作。犁开山弄清那盆兰草的价值之后，就把冉小玉找来，与她商量要把她送的那盆兰草捐给县烈士公园。冉小玉先是脸红发烧，觉得犁开山不给她面子，后来听犁开山解释说是以他犁开山的名誉捐的，这事还得请冉小玉帮忙。烈士公园是冉小玉管着，冉小玉接受犁开山的捐赠，这是何等的效果。冉小玉更加佩服犁开山的为人处世了，也佩服犁开山的处事策略了，断定犁开山日后必成大气候。于是，冉小玉又想起奇真大师的解语，就暗暗把政治上的风向标转向了犁开山。

卢品隐隐察觉冉小玉的亲犁行为之后，心里很不舒服，有种被欺骗的感觉。一天，卢品故意给冉小玉打电话，想刺她一下。可冉小玉已不是早几年的冉小玉了，如今她不会轻易受人摆布，何况她还揪着卢品的一些小尾巴。卢品的电话等于没打一样，冉小玉软硬不吃。卢品窝了一肚子火，一有机会，就会大发雷霆。

那天下午，卢品正好接到市政府办的电话，说黑石乡在红河渠的修建中出现了死人现象。卢品一股无名火起，拨通市政府秘书长电话，要秘书长紧急通知林旺和冉小玉马上到他办公室来。

林旺和冉小玉一到，卢品劈头盖脸对他俩就是一通大骂："我真是瞎了眼了，把红河坝红河渠工程交给你们这些头脑发热的人修建。你们虽然主动积极，但我怎么就没想到你们是一个穷县，你们哪有能力建这样的宏伟工程呢？实践证明，这件事是我过于信任你们了。我认为你们能办事、会办事，可是事到如今，市里也给你们拨了不少钱，你们只知道"等靠要"，还不顾老百姓死活，集资摊派，还死了人，可

工程如今仍是豆腐渣一堆，我看你们是制造了一起更大的假冒伪劣案。"

林旺低头默认，硬着头皮，哑受老领导的批评，他知道此时讲任何理由都只能激起卢品的愤恨。他也刚刚知道了红河渠死人的事，这已是铁的事实，心还在悲伤。林旺的思路是正常人的思路，死了人，市长大骂情有可原。但他对卢品的骂人口气还是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话中有话，还骂"制造了一起更大的假冒伪劣案"这样的刻薄语言，就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

林旺想，难道卢市长的小舅子、红河贸易公司业务员范曾到市长面前嚼了他的舌头，告了他的刁状？林旺反复把处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想了个透。他想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涉及到范曾的个人利益，更谈不上对卢市长有何影响。但卢市长是发的哪门子火呢？还那么刮毒。林旺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冉小玉听完卢品批评，显得很平静。她知道这话是从哪里生出来的，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卢市长，话可不能这么说，我管农业不管工程。再说，当时修红河渠红河坝的责任状也是市里与各乡镇直接签的。红河县的领导只不过也想分点政绩，才这么上下奔波，在夹缝里过日子的。"一席话呛得卢品半天无语。

林旺感觉到了有人帮衬的安慰，但帮衬的话里又夹杂着对他的讥讽，他也只好打脱牙齿和血吞。但总体上，心里还是好受些，有二对一的感觉。

冉小玉还想讲下去，卢品大吼一声："不要讲了，人都死了，你们赶快下去调查处理，把结果尽快报上来。"卢品在冉小玉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只好用吼声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某种缺陷。

第8节：早春的寒意(8)

林旺吓出了一身冷汗，出门后对冉小玉说："你先了解一下面上的情况，我马上去黑石，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林旺的思路还是正常人的思路，他没有读懂卢品与冉小玉对视目光中的内容。严格地说，是他不敢妄读。

冉小玉朝林旺点点头，说："那你辛苦了。"就借故说到市政府办去办点事，让林旺先走了。冉小玉并没有去市政府办，而是径直去了犁开山办公室。正好犁开山刚进办公室，冉小玉就把卢品安排林旺处理黑石死人事件的情况跟他作了汇报，她还汇报了卢品与林旺的私交关系，她还谈了卢品还在插手红河治理的事是对他犁开山这个治委会主任的不尊重。

犁开山说卢品是常务，主持市府全面工作，他什么都可以管。犁开山制止了冉小玉某些不利于团结的话，但冉小玉的情况反映与林旺的情况反映出入比较大，这又不得不引起犁开山的思考。

犁开山想，自己虽然是红河治委会主任，但重点工程又归卢品管，自己分管农业，市委那边还有一个专管农业的副书记，这就有意思了。这样的分工，就像让他钻进了刺蓬里，稍有不慎，就会刺伤身上的任何部位。他到省厅就不一样，专管业务，可以甩开膀子干。到地方来就是这样，朋友们早就给他打过招呼：搞得好就好，搞得不好就不好。这话还真有几分玄机。但犁开山毕竟是专家型官员，思考问题还是有自己独到的地方，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著名论断，算是对前一段工作的总结，也是对下一步工作的定调。

抓不到实权的时候，调查研究真是一个好办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但是，下面的人揣摸的心思就不同了。如果是有实权的领导来调研，就是某个大动作出台的前奏曲；如果是一般写写文章的人来调研，那么也就仅仅是调研而已。

林旺和冉小玉走后，卢品余怒未消。他把张秘叫来，要他马上找到黑石乡的胡大头，询问到底是怎么出的事故。

张秘很快接通了胡大头的手机，把卢品对他的怒气转嫁给了胡大头。胡大头听得脸麻麻的，说："这次事故与修红河渠无关，是两个放牛娃，懒手脚，赶牛抄近路，把牛赶上渠后踩虚了，摔死了两个娃和一头黄牛。"

卢品听张秘复述了胡大头说明的情况，心里很不是滋味，恨不得抽胡大头两个耳光。红河渠是红河市最大的水利工程，是治理洪患的重要举措，也是本届市县政府的政绩工程。可从现在的情况看来，这红河渠不是年年报喜，而是年年报忧。不管是什么坏消息，都好像与红河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卢品从各种信息的反馈中，预感到了某种不祥之兆。他陷入了近来一段日子的深深回忆之中……

第9节："龙打架"与灵龟4(1)

第二章

"龙打架"与灵龟4

那天，红河的天空突然变了脸色，发了脾气。蜿蜒曲折的红河山谷，起伏分明的远山近崖，七零八落的乡村院子，顷刻间掉进了一个天大的黑窟窿。乌云层层叠叠，严严实实，捂得人透不过气来。眼睛全黑了，心中落满了恐怖的鬼影。

天空的脾气也太大了，一眨眼就是一道闪电，一跺脚就是一个雷霆。闪电剪开乌云一角，放出张牙舞爪的狂风。天神把狂风关押得太久了，它一出来就怒气冲天、冲树、冲人、冲水，跑起罗圈儿腿，吹起呜呜声，恐怖地席卷红河大地。狂风把红河水掀起来，掀成巨涛，卷起无数鱼虾，漫天飞舞。狂风贴着地面，把一山一坡的森林揉来撕去得像一块面团。然后，突然旋转起来，卷起无数枯枝败叶。路上行人遭遇狂风突然袭击，有人四脚朝天，仰面惊慌；有人站立不稳，衬衫撕裂，躬身紧紧抱住树杆。偶尔有打伞的人，行色匆匆，只得顺强劲的风势松手，伞便如风筝飘飘摇摇升上天去。来不及入圈的牲口，竟被狂风掳走，摔下沟坎溪谷。

红河人煞是惊恐万状，吓得面若土色。有胆大者仰天咒骂："这要命的"桩把龙"，又要害人了。"狂风过后，雨没落下来，雨被"桩巴龙"赶跑了。"桩巴龙"疯狂了一天一夜，便隐隐向西窜去，红河流域复归平静。走在山间田野，断裂的树枝、倒伏的竹林、闪腰的玉米、失色的水稻、受伤的茅花、掀翻的瓦片、摧残的鸟羽……一大片一大片的哀叹，触目惊心。 "桩巴龙"过路的次日，是酷暑某日。晨雾罩盖着红河上游的山山岭岭。上游黑石乡的乡长胡大头，一路走走停停，催查数十个村的民工去修红河渠。至上午10时，红河上空雾幔拉开。白雾把青山割成了一截一截的，山脚便隐隐约约有了流水，现了行人。

胡大头的头的确有点大，有大头儿子的头那么大，无论是坐、走，头总是偏向一边，有时偏向这边，有时偏向那边。而一躺下、一着急，头又正了；一松懈，头又偏了。这正好说明他的偏头不是残疾，实在是颈项想偷懒造成的。胡大头优哉游哉地来到罗汉村，民工们正仰天看雾中两条彩虹飞速追逐撕咬搏击。一条虹，外红内紫，鲜艳夺目；一条虹，内红外紫，色彩淡丽。两条虹时而紧紧搅在一起，时而直刷刷分开；时而头尾相衔成圆，时而腰身交叉成"8"字。民工们看呆了，竟然忘了形。忽有民工惊呼："龙打架"了！"此时，红河流域的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奇怪的自然景象。晨雾消逝殆尽，被白雾擦拭过的蓝天就像一块蓝玻璃镶嵌在天上，"龙打架"旋即消失。

这天，红河上上下下便津津乐道这一奇事，说这是千古奇观，说那色艳者是公虹，色淡者是母虹，两虹交配，天将降大事于人间等等。有数十闲人去红河寺，专门去请寺里高僧奇真大师卜课算卦，看这红河到底要出啥大事奇变，但奇真大师面壁坐禅，闭门谢客。那群闲人无奈，便在寺中闲逛，就惊奇地发现寺中三棵古松下刚刚开放的一片奇花，花冠如盆，奇花之下铺张着一片幽幽兰草，香气袭人，心醉神迷。闲人欲摘花采兰，遭遇一尼姑轻言护卫。闲人凝视，尼姑站在那里，收拢步态，左手提一花篮，右手小臂弯曲至乳房下，夹紧胳肢窝，手上握了一把小铲，睫毛上落了一层阴影，眼睛中含着无穷无尽的幽怨，有兰草般的韵致，妩媚袭人。闲人不忍与之争辩，逃出寺院。

那群闲人，手闲，舌头却不会闲着，他们把到红河寺看到的，神采飞扬地一嚼舌头，引来无数游客，一时让红河寺门票收入增加了两成。

红河人得意于红河，又受害于红河。红河水域西高东低，从上游十余个县乡流到红河市县城区，便分出三条细河，俗称三姊妹河。其中大、小姐河绕城区东西两边的山脚行走，风风光光的，松松垮垮的，像个不规则的括号，把红河市县城区括在了中间，缠住了红河市

县大小官府所有的楼堂馆所，然后与贯穿红河市县城区的二小姐河纠缠起来，拧成一体，滔滔向东海追去。因三姊妹河的多情哺育，红河市县城区东南一角，便生出了一处绝世奇美的自然风景，景区内又有红河寺数百年来神秘隐于其间。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把它列为一级自然文化保护区，四面八方的游人香客慕名而来，叹为观止。 胡大头偏着头，亲眼看见了彩虹交尾，后因奇花异草传闻诱使他去了一趟红河寺。他去时，那三棵古松下，硕大奇花已不复存在，唯有那片兰草之上蹁跹着无数蝴蝶。蝴蝶就像一封一封轻柔的短函，正在寻找情绪的投递处。那些蝴蝶是被兰草的香气吸引过去的，胡大头是被蝴蝶的五颜六色吸引过去的，他向那群生灵走去，但又不敢挨近，他想自己也许就是那群蝴蝶中的某一只了。奇花不见，似乎仍有余香可嗅，但终因香气缥缈，嗅之不定，心生遗憾。

第10节："龙打架"与灵龟4(2)

来到寺内，胡大头想敲奇真大师的禅门。他在市政府碰到过大师，有一面之交，他不是那帮闲人，但闲人们说大师极其难见的嚼舌把他的胆子嚼没了。他在寺内，偏着头，毫无心气地绕着圈子。徘徊着，伸手又缩手。他感觉自己的手好像被什么束缚着，想见大师但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叩开大师的禅门。走出寺外，胡大头就自己恨自己了，莫名其妙地恨。在三棵古松下，他像个没心没肺的人，摘一片木叶衔在厚厚的嘴唇间，偏着头，恍恍惚惚地吹着，郁郁而归。 连放个屁都要告诉卢品的胡大头，到乡里待一天就待不住了。他要进城把"龙打架"的事告诉卢品。胡大头进城先办了点私事，然后去了卢品办公室。不料，卢品对"龙打架"的事没有兴趣，胡大头讨好不成自觉无趣，心里空起来，空得无边，找不着落脚点。

卢品冷对胡大头，胡大头难受了，偏了头，很知趣地起身告辞。胡大头是退着出去的，身板子不知不觉碰到了门框，又弹回来了。卢品这才抬起头来，无头无尾地问他："还有什么事？渠道修得咋样了？"胡大头听到卢品问渠道的事，眼睛亮了，心气高了。他眉飞色舞地描绘了一番他察看到的情景。

说着说着，胡大头还是把话题扯到"龙打架"上面去了，扯到民间对"龙打架"的一些传说，扯到"龙打架"的那天晚上，他要了他老婆三次。卢品被胡大头说笑了，放下手上的报纸，示意胡大头坐下来。卢品开口了，接住胡大头的话头，也说了点隐私，说那天"龙打架"时，他正在家中地板上写一幅斗方大字，落笔之间，只见窗前金光闪闪，真是稀奇。低头看字时，身边不知何时爬来了家里养的那只背生"王"字的乌龟，龟卧于字幅左下角，恰似一印章。把龟赶开，龟身影印一褐色龙印，与字幅上那一"虎"字正好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胡大头听得唏嘘不已，头快速偏来偏去，说是天意。胡大头这时已忘记自己的存在了，完全融进了卢品的一呼一吸。卢品心满意足，

又十分随意，说："今日你来，我将那幅字送与你怎么样？"

胡大头受宠若惊，"扑通"跪下，说："啊，太好了，真是喜从天降。市长大人如此恩宠下级，我将以此字为义气，一生忠孝市长大人。"卢品心里一惊，忙躬身扶起胡大头，说："共产党人不准搞个人崇拜。"胡大头直起身，说："我毕竟不是别人，我毕竟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胡大头捧着那幅字，手在发抖，连声说："谢谢，太谢谢了，我这就去市书法协会的装裱店。"

一路上，胡大头张狂得像主人带上街的巴儿狗，看着街上所有走动的脚都以为是它家主人的。路过南门口，他乐癫癫地给卖唱的贾癫子和白家女捐了钱。贾癫子坐在板车上，只顾拉二胡，白家女站在板车下，只顾交叉地反复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空空歌》。

胡大头的举动，卖唱者没有注意。胡大头自己也忘了他这是在哪儿了，他今天太高兴啦，到街上乱窜，都张狂得不知自己是什么东西了。刚才，他随手塞进功德箱的钱，到底是10元还是50元，他也没放在心上。人特别高兴时，心就飞了。

人事悬念

胡大头那天拿走字画后，卢品思考起晓明前几天跟他通气的一个情况。他想，省委为何有了这样的考虑？什么意思？一个副市长还进常委，这不明明要与我这个红河市常务副市长平分红河秋色吗？这个问题卢品本来是不愿意深思下去的，可胡大头的到来，又勾起了他更深层次的思考。

思考的犁铧一旦掘进，深层的东西翻耕出来，便十分醒目地招惹人。卢品感觉到自己坐的这把交椅有点动摇了。但他反过来一想，这又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晓明年龄大了，就算近一两年他上不去，晓明也车到码头船靠岸了。如果上面有什么想法要另定市长，那么老晓的位子，排队也该轮到他卢品了。卢品就这么反复揣摸着，清晰又模糊，释然又茫然，甜蜜又痛苦。这里面的水深呀！卢品凭着多年的从政经验，认为这种好事太少了，政界风云说起就起，

说停即停，变幻莫测，很多事往往只一瞬间就会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这些念头经卢品思考的犁铧反复翻耕，越来越膨胀了，都有点不着边际了。他思考着，自己折磨着自己，堆积了一脸的迷惑，犹如下雨前集结的一片乌云，久久挥之不去。

第11节："龙打架"与灵龟4(3)

晓明通气的这件事，悬了很久了。悬着，好像不是悬的上面那个人，而是悬着他卢品，也悬着不少关心这件事的人。悬了一个秋天。悬着，有时十分模糊，有时又十分清晰，把人都悬晕了，悬得有点窒息了。

冬天到了，红河市第一建筑公司的总经理胡适，这个矮个子精明人挺不住了，给卢品送春节购物券时，试探性地问："听说上面要放一个常委下来，到如今怎么没了谱？"红河县副县长冉小玉，趁开会之机，随意问："我的市长，省里来的人啥时到呀？"这些询问语气很随意，就是那种有口无心的随意，但听仔细了，话锋里却别有韵律。是上面那人有一定的来头，还是他卢品有一些失势？听多了，两种意味好像都有。卢品听得脑袋发胀，心口发闷。每遇此问题，卢品总是三缄其口，既保持了神秘，又遮掩了自己的阴暗心理。问者虽有目的性和功利性，到底与那个位子差一截，倒也无所谓。但这些询问对卢品来说，无异于往他心里捅刀子。他的恶劣情绪越积越重。卢品明白，组织上对重量级人物的使用，方法巧妙得很。要么是先吹吹风，听听上下左右的响动；要么就是速战速决，立马上任，纵使你有天大的意见也迟了。人家已吃香喝辣的去了，已孝敬栽培他的老人家去了。

这次省里人事安排，属于先吹风这一类。老晓都跟他谈了，吹了风，肯定是有雨要下的。只是这次的风吹得久了一点，耐人寻味，又暧昧撩人，叫人有点摸不出头绪，有点难受。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卢品想，这个冬天，该来的暴风雪始终会来，谁也阻挡不住，重要的是应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雪。

年前，省委的文件下来了，文件比人先到。这说明一个问题，来人不是什么张狂人，有点"润物细无声，悄然潜入夜"的感觉。文件都

到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谜底揭开了，悬着的心放下了。多亏先人发明了字和纸，不然的话，这尘埃落定的意思还真的难以表达。

人的眼睛有累着的时候，而人的舌头躺在牙床里永远都是醒着的，它只要逮住一个新鲜话题，就活跃得不得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当然有说的啦。红头文件神奇啦，看落在谁的头上。落在有的人头上，鸿运当头；落在有的人头上，却是当头一棒。大家原来猜测的四五个人没一个走运，文件任命的是个白面书生，这话又把大家的心悬了起来。

卢品花了好几天的心思研究这个白面书生，结论是这个人的阅历浅、有背景、高学历，没有基层工作经历。

卢品的脸上一点一点洒满了自信，就像早晨的阳光一点一点洒满了大地。他松了一口气，原先拉下的驴脸像草原一样舒展开来。卢品今年50岁了，比晓明小好几岁，"国"字脸有些发胖，曾有阴阳师无意中说他是帝王之相。他曾因此得意过，有段时间，他包里老是放着一面小镜子，一闲下来，就拿出来照自己寻开心。每照一次，他骨子里就滋长一份期望。

现在，他研究了这位温情敦厚、高高瘦瘦、没有杀气的书生之后，就有点从骨子里瞧不起这位白面书生了。但关于这位白面书生的来头，红河市还是迅速演绎出了好几个版本。演绎的舌头总会创造奇闻，既给这位白面书生头上罩上了奇异的光环，又给红河的未来布下了迷魂阵。

政治的话题是一个热门话题。大到什么"台独"、伊拉克战争，小到一个街道居委会主任的人选，都是街谈巷议的焦点。这位年轻的市委常委给人们制造了扯不清的话题，街谈巷议也在一步一步深入。有嚼头的话题，往往就在于这个话题有了深度。

第12节："龙打架"与灵龟4(4)

嚼舌头归嚼舌头。红河这潭水里，毕竟多了一个洗澡的人。接下来，就得给他挪个洗澡的地方，挪个伸脚的地方。

年后一上班，市人大就铺排开了，年轻潇洒的市委常委犁开山，在市人大常委会上被任命为红河市副市长。

副市长有好几个，进常委的就只有两个，这位子太显眼了。

秘书们小心翼翼，把犁开山的名字排在了卢品的名字之后。

"龙"来了

"龙"来了，市委这边也有动作了，得给犁开山分块"责任田"了。

一天下午，红河市委办公大楼三楼常委会议室。提前到来的晓明习惯性地坐在老位子上，侧着身板，左手不时把一只带把儿的金属杯杯盖掀开，又盖住；盖住，又掀开。他在欣赏这只廉价的金属杯，杯把儿都磨光了，这只杯子可以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晓明与卢品相比，脸瘦多了，韭菜叶子那么宽的双眼皮里藏着老实厚道、忠诚正直，都说他是善良之辈，清官之相。都快两届了，红河人验证了自己说的话。常委们陆陆续续到会了，列席人员也到了。新春之际，大家显然还沉浸在年事的追忆和眷恋之中，脸上荡漾着新春才有的那种特殊的韵味。

市委朱秘书长清点人数后，示意服务员哑巴小孙关掉VCD。晓明犀利的目光扫视了一圈会场，会场肃静。晓明把茶杯向前一推，向左稍侧身，对坐在身边的犁开山示意会议马上开始。微妙的动作，犁开山感受到了被尊重的力量，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权威的震撼。 晓明面对大家，目光没有了中心点，单刀直入，切入正题。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要大家给犁开山匀出一块"责任田"，二是大家今年如何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语气不紧不松，声音不轻不重，听起来有一种柔中带刚的力量，又有一种绵里藏针的刺骨。

常委会是神圣的、严肃的，相当于中央的政治局会议，是用权的时候。常委们的肩头有了分量，一般都不乱缺席。红河市市委常委会历来开得有些意思，有时开得轻描淡写，显得一点都不重要，但往往孕育着重大的事件，想象的空间特别广阔；有时开得严肃庄重，像是如果不这样天都会塌下来一样，其实内容早已一清二楚，毫无想象的余地。比如，某些人事安排，有时轻描淡写得毫不经意，会上只几个正副书记，含含糊糊说几句，其结果就出来了，就定了，往往叫人大吃一惊；有时对某项工作细节又是那么严肃认真地讨论来讨论去，无限地放大着意义，实际上就是那么空耗着。由此看来，这种高级别的会议就有了它的无限风光，无穷魅力。今天的常委会开得还是很轻松，仿佛不是开会，而是拉家常，像是万物复活时的一个过渡，但今年的大事就这么在不经意中定了下来。今天的会议虽然轻松，但还是有些微妙的地方令人揣摸，有点嚼头。

特别是匀"责任田"的问题，大家的发言比较空洞，似乎对这个问题都有意忽略。或是高谈阔论，或是不就人论事，让人听不出实质性的建议。卢品坐在晓明和犁开山的对面，一脸沉静，显得水深土厚，一直未吭气，只时不时地对一些同志的发言颔首表示肯定。晓明听出了大多数人的意思，大方向是不动，在意料之中，就拿目光示意卢品不要等了。卢品条件反射式地取下金丝眼镜，漫不经心地用镜布擦拭着镜片，擦毕，他又戴在了那双深沉而鼓突如金鱼眼的眼睛上。卢品抬头望望大家，一眼就看穿了同僚们的心事。卢品的目光与晓明的目光对视了一下，他读懂了晓明的目光，自知解铃还需系铃人，就用左手中指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等刚刚发言者的话音一落，就抓住机会，说："刚才大家都讲了很好的意见，我都赞同。我发个言，不对之处，请"班长"批评，请同志们纠正。" 晓明放下刚刚端起的金属杯，拿起铅笔，挪了一下笔记本，眉毛扬起，深陷下去的双眼皮很有魅力，不动声色。专注的神情说明了他对卢品发言的重视程度。 卢品又推了一下眼镜，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说开了："开山同志能爽快地来我市工

作，这是红河的福气。红河市是全省的小市、穷市，是老少边穷地区。红河工作在省里无足轻重，哪个愿意来？开山同志来了好，人年轻，又是专家，正是干事的时候，省里的意图也很明白，我也跟"班长"说了多次，有机会把我的担子减轻一点。这不，说机会，机会就来了。常委具体怎么分工？大方向不动，我同意，一届嘛，要有"届"的概念。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我和开山同志之间微调，具体到哪几个子项目，我建议由晓书记定夺。"卢品把话说得相当轻松，都只要微调一下了。但就是这个微调，虽说只是一个极其微小的动作，如果力度把握不好，同样不会有好效果的。调电视、调音箱就是如此。具体到人，这"责任田"的大和小、肥和瘦、深和浅、贵和贱、线和面，那里面的文章可就多啦。这里面的事，一般人是不知道的，知道的就不一般了。

第13节："龙打架"与灵龟4(5)

晓明对卢品把这个皮球踢给他，心中虽然有些不悦，但他并没在意卢品的这一狡黠，他想如果自己处在这个位置也会这样做。晓明微笑着对卢品表示理解。

晓明就"责任田"的问题说了自己的看法。晓明说话很有艺术，明知是自己的主意，偏偏说成是大家的民主，偏偏说得大家心服口服，这就很有领导艺术了。其实匀"责任田"的问题，晓明、卢品和犁开山之间早就达成了默契。谁付款，谁埋单，各归其位。晓明定下了分工，话题一转，跳到了如何种好今年的"责任田"。

关于这个话题，不涉及到个人的哪根神经，大家也没有那么敏感了。话说得实实在在，掷地有声，显出了常委们站在高山之巅俯瞰自己"责任田"的气度。

最后，晓明总结："刚才，各位常委及列席的同志把今年的重点工作谈了，请市委办的同志在此基础上起草出工作要点。另外根据大家的建议，我们就把三月份定为会议月吧，把要开的会全部集中开完，4月1日以后关会门，全力以赴抓春耕生产、春季造林和重点工程。同志们，"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我们要好好把握它，开好头，布好局。同时，我们还要用党纪国法严格要求自己，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高执政能力，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力争今年各项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这个短短的结束语，既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既切中要害，又鼓舞人心。这是晓明向他的"运动员"喊了起跑，鸣枪了。

晓明宣布散会，朱秘书长站起来招手示意大家等一下，说："遵照惯例，每年春节后的第一次常委会，行政处要安排一个便宴，请市级领导和退休的市级领导聚一聚。今年的这个便宴，就定在今天晚上，各位都拿到请帖了吧。" 起身离位的同志都说知道了。晓明向朱秘书长请了宴会假，说明天省里有领导同志来督察工作，自己还得把汇报

材料顺一顺，把工作思路理一理。朱秘书长半开玩笑地说："那我们今晚不是群龙无首了？这宴会时间是不是推迟一点？我们的"班长"连续两年都没有参加大家的新春聚会了。"

晓明对参不参加宴会并不在意，一双深刻的双眼皮显得相当和善，也开起玩笑说："酒桌都是圆桌，哪有什么首尾可分？宴会你们照常进行。"

梅园风云（一）

行政处说有好几个老同志都请了假，朱秘书长就觉得这些人有点扫他的面子。这"后宫"的事，毕竟是他秘书长的事，晓明不来就不来，你退休的人还装什么廉洁？要么你就是对他老朱有什么意见了。这官场上的饭局，去与不去都是有意思的。

朱秘书长叫行政处尽量把人摧齐。信息回过来，还是那样的。不过几个老同志也带过来几句话，很让朱秘书长感动。朱秘书长还是请示了一下卢品，说有几个老同志缺席，是不是把宴会时间推迟一点？卢品说："定都定了，也是个形式，大家热闹热闹，多个少个有什么关系？"朱秘书长说："要不要和"班长"靠靠？是你靠，还是我靠？"卢品说："过了今晚，我恐怕也要请假了。"

朱秘书长是何许人也，话说足了，也听到位了，拍板了。

市招二楼"梅园"宴会厅。红河市的头头脑脑们新春聚会，精诚团结的气氛格外令人感动。今晚，卢品的心情灯火通明，"班长"未到，他就是实际上的"班长"，他要尽到"班长"的责任。卢品提杯说祝酒辞，言简意赅，谦虚谨慎。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嘱咐声中情深意切，在场的人十分感动。有几位常委言称从不喝酒，但今天却是个特殊的日子，是个好日子，人好酒好，是要喝它几盅的。有几位副市长，算得上海量，便频频举杯，斛光交错，一上场就喝得红光满面、春风荡漾，大有一醉方休之势。卢品说完祝酒辞，他体会到了效果，就挨个地敬酒。

第14节："龙打架"与灵龟4(6)

"犁市长，来，干！""来，干！"

"老顾问，来，干一杯！""好，干！"

"我的老主任，来，干一杯！""干！"

"老主席，来，干！""干！"

"政委同志，来，干一杯！""来，干！"

"干！""干！""干！干！干！"……

所有的口气都是那么豪迈有力，又层次分明。手腕动作的区别就更加微妙了。杯口相碰时的高低，更是妙中之妙了。你一看，谁是谁的领导，一目了然。森林般的举杯，此起彼伏。

一轮下来，卢品驾轻就熟，面不改色心不跳。卢品一轮敬完，额头冒出了热气，手都有点酸了。各位官员回敬卢品。老同志过来，他起身碰杯。其他人过来，他只做做样子，敬者就说："我干了！卢市长你随意。"

大家开始互相敬酒，到这个程序了。

"犁市长，今后有什么稳定方面的事，你找我，我给你保驾护航。"市政法委书记张永胜借酒表露心迹。矮矮墩墩、浓眉大眼的张永胜心直口快，口无遮拦，他说的话就像河里的小鱼，遇上桃花水，高兴得蹿出了水面。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犁开山附和着说，显得亲近起来，是兄弟之间的那种口气。 "你光说不行，我的专家，我的市长，你还是把这杯喝了吧。我们这样聚在一起还是有回数的。"张永胜唠唠叨叨说了半天，终于劝犁开山喝下了这杯酒。自己满脸冒着酒气，说："今天我是彻底放开了。" 市委原顾问接过张永胜话头，说："好，好，难得你这个保护神雅兴，你这个当权者还是蛮豪爽的，比某些人痛快。痛快！喝酒就是要喝个痛快。酒好，菜好，人好，天时地利人和，气氛好，酒逢知己千杯不醉。今天，我也要开怀

畅饮。我和老晓毕竟同锅造食多年，关键时刻敲敲边鼓，还是可以添点声威的。"

张永胜看到了老顾问一肚子的闷火，没有拔它，便玩笑着说："老顾问，您在位时，好像从不饮酒，陪上级领导也只象征性端端红酒或白开水什么的，今天果真遇上了知己？"

老顾问说："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随行就市嘛。"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自己的一肚子闷火也熄了，闷气也消了。老顾问是到了"花看半开，酒喝微醺"的那个境上了。老顾问对旁边的人悄悄说："没想到这刚刚提拔不久的张书记还真是个刀子嘴。他原来像个小媳妇，一讲话就脸红，没想到如今还挺牛的，人啊，到这个份上与不到这个份上是不一样的。"旁边的人笑笑，示意与老顾问干一杯。

犁开山端起果汁，过来给老顾问敬酒，说："我给您老敬一杯，您随便。"

老顾问："喝白的，我在酒桌上从来不好色。"

犁开山："我不行了。"

老顾问："男人不能说不行，女人不能说随便。"

犁开山："想不到老顾问这么幽默。"

老顾问："幽默长寿嘛。"

老顾问是从市委宣传部长的位子上退下来的，搞了一辈子的宣传，为他人做嫁衣，为中央领导也做过嫁衣，本来可以上一上的，可是这该死的年龄成了他的拦路虎。他很欣赏"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可是他没他俩的那个胆子，结果自己把自己给搁下了。但他的才气、管理水平，和中央的关系摆在那里，你不给他挪个看台，恐怕谁当这个"红河老板"都内心有愧。更重要的是，他这块砖还可以用一用，闲在那里，什么时候砸了自己的脚都还不知道疼，那才叫人笑话呢。

坐在老顾问对面的市委宣传部刘部长插话说："古人说人生三立，阳关三叠，桃花三弄，这喝酒有个三境，可见中国的"三"字是有学问

的。"有人问刘部长喝酒有哪三境，刘部长说："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此乃欲望之境，是第一境也。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此乃畅饮之境，是第二境也。便欲乘风，幡然归去，何用骑鹏翼，"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此乃微醉忘忧之境，是第三境也。"坐在刘部长对面的老顾问眨眨发红的眼睛，说："老刘，你讲得这么复杂，还不如你那个宣传科的科长说得明白，他说酒喝三境：一境我动桌不动，二境桌动我也动，三境桌动我不动。你看说得多来事。"刘部长听了，说："那是，那是。"刘部长本想还说点那位老科长的酒文化的，那位老科长是宣传战线最老的一位科长了，眼看就要下线了。近一两年，从喝酒的角度上讲，他为市委宣传部没少作贡献，有次陪中宣部的同志，喝得回家都找不着路了，又不让人送，一个人乱走，就走到铁路宾馆旁边的一截废铁路上去了。他爬上去就爬梯子，爬了几个小时也没爬出头，他就大声喊，这梯子怎么这么长！有人闻声，才把他背回家去。后来，他媳妇跑到部里来说起这件事，蛮感人的，也就是他那次喝酒，中宣部给红河文明办拔了100万。

第15节："龙打架"与灵龟4(7)

刘部长知道这位科长听他的话，还不是就为了退休之前能给他解决那点意思。可刘部长几次去讨老顾问的口气，老顾问却含糊其辞。刘部长犹豫了，还是把这事给压了下来。今天，老顾问的口气里还是那意思。刘部长心里有根蜡烛，什么时候心里都不会黑。刘部长看了一眼老顾问，目光中充盈着感恩的秋波，嘿嘿笑起来，很随意，说："老领导，我再敬您。现在社会上流行的酒文化可多了，他们还说，一杯不说公事，二杯不谈私事，三杯拿来签字。更有一杯一万，十杯十万的喝酒英雄。"

有人插话说："这才是喝酒的最高境界，下次我建议红河酒厂设一个喝酒最佳境界奖。"

梅园风云（二）

说到酒厂，有人就口吐唾沫谈起了红河酒厂龙厂长的一些事。说这人有背景，和联合国的某某都攀上了亲戚，说了8个媳妇结了8次婚，第9个老婆正在热恋中，是他的贴身秘书，搞了一个促销计划，准备包一架飞机在空中飞行生活一个月。

说这话的人是个老同志，真是酒喝多了。他在另一个神秘的眼神提示下，马上意识到了某种失态，就自言自语喝了一杯，压下了刚刚被那个眼神提起来的余惊。

老顾问心情平静，对红河酒厂的事充耳不闻，可谓修道老练。他侧身继续着他的话题，说："我的刘部长呀！"语气中明显有了变化，是那种自家人跟自家人说话的口气，是贴心贴肺的口气。"这酒喝三境，你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这其二嘛，还有酒喝三伤之说。"刘部长问："哪三伤？"老顾问说："伤身、伤神、伤性。"刘部长说："没有新意。"老顾问说："你听听下文。水为地险，酒为人险。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性烈于火，而其亲人甚于水。有以夫！世尽

天下酒而不觉也。"刘部长摆出若有所悟的样子，说："老领导学问渊博，用同为水而不同性之理来告诫我辈要慎独谨行，佩服，佩服。"

一位退休的政协副主席见大家热闹畅饮，也拉开了话匣，说："现在社会上饮花酒、搞三陪，是有历史渊源的。三陪之风始于春秋战国，有诗为证："妖姬从古说业台，一曲琵琶酒一杯；若使桑麻真蔽野，肯行多露夜深来？""有人听罢就玩笑说："老主席，退休后不好好颐养天年，你专门研究妓女喝酒呀。"说得大家大笑不已。一直处于应付轮番敬酒状态的卢品，此时也被大家的酒文化吊起了胃口。卢品说："古文人中喝酒，李白喝梦，杜甫喝气，张旭喝狂，白居易喝虑，刘伶喝旷，阮籍喝仙，曹操喝黑，陶渊明喝静，苏轼喝神，石曼卿喝鬼，李清照喝情……"

卢品还要数下去，有人就插话，说："卢市长，请你具体摆摆李清照是如何喝情的。"卢品故弄玄虚，卖了一个关子，说："那你先摆摆看，怎么样？"那插话者摇摇头说，主要是听市长摆。

卢品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笑，故意停了一会儿，说："天才超逸的女词人李氏饮酒，很值得玩味。她出身名门，是一位贵族小姐。18岁与太学生赵明诚结为伉俪，是一位贵族夫人。在北宋王朝颠覆之前，她的词中如"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好一种悠闲、风雅的生活情调，正是心满意足、无忧无虑的"醉酒"。靖康之难后，她不仅颠沛流离，失去了心爱的图书、金石，同时也失去了挚爱深深的丈夫。"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甚至"谢他酒朋诗侣"，确实表达了她无尽的哀愁。同为饮酒，环境心情不一，区别昭彰，怎一个情字了得。这不是喝情，又是喝什么？"

第16节："龙打架"与灵龟4(8)

有人提议："来！为卢市长这一妙释干杯！"

刘部长对老顾问示意，他要过去给别人敬酒，老顾问点点头，心里是有数了，这刘部长毕竟是自己的人呀。

刘部长主动给朱秘书长敬酒，一口喝了，就把冒着满口酒气的嘴巴揍近朱秘书长的耳朵边，耳语："我的秘书长，今天下午我未开会，那是因为昨天我给"老板"打过招呼，我要去机场接苏联的小天鹅艺术团。"口气中隐隐约约带着对晓明明知故查的不满。在刘部长看来，晓明虽是故弄玄虚，敲山震虎，但在无形中还是有损他的形象的。

"来，来，咱俩喝一杯，什么都别说了，明晚你请客，我看戏，那洋妞肯定迷人得很。"朱秘书长机灵得很，没等刘部长把话说完，就若无其事地把话题扯到演艺界上去了，但他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老板要他查宣传部长为何没来开会的话，到底还是有人传到刘部长耳朵里去了。由此可见，官场步步陷阱，险象环生。没有如履薄冰之思想准备，你就趁早回家卖红薯去吧。

刘部长的脸红鲜鲜的，也故意忘了刚才的话，举起杯又敬朱秘书长，说："说来说去，精神文明还是当不得饭吃，当不得这"五粮液"和"酒鬼"。"

朱秘书长神秘地笑笑，说："部长此话差矣。你想想，今年春节，咱市里前前后后搞了一个多月的民间文艺活动，刚才，还有花灯戏到市招大门口草皮子上唱，喜庆的气氛冲走了去年那么多背时事，今春可谓举市同乐吧。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百姓安康，这可要为你搞精神文明记一大功劳啊。"

刘部长听着这话，心里乐滋滋的，但表面上还是装作无所谓。他把举起的酒杯朝朱秘书长果断地推过来，说："秘书长，来！为你虎年添虎威，干杯！"

梅园风云（三）

"梅园"宴会厅里热闹非凡。大家走马灯似的来回穿梭，交错举杯，互相祝福，人人喝得就像大红公鸡的红冠子。大家说酒令，填酒辞，没完没了。

"喝酒莫喝醉，下乡莫乱睡。唱歌莫走调，跳舞莫乱摸。"

"男人就怕入错行，女人就怕嫁错郎。"

"喝酒一喝醉，老婆不让睡，老婆投诉纪检会，纪委书记说，革命的小酒不喝也不对。"

更有甚者，还在回味那位退休的政协副主席所总结的妓女文化，说什么在位的各位大局长，对搞活经济的妓女都会睁只眼闭只眼，网开一面。大家对好妓女的标准都有个底线。

安全局长："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反对执政党。"

国土局长："不占地，不占房，只是用了一张床。"

计生局长："不生女，不添男，不给政府添麻烦。"

环保局长："无噪音，无污染，只是偶尔喊一喊。"

开发局长："无资金，无贷款，自带设备搞生产。"

社保局长："下岗妹，别流泪，开心融入夜总会。"

经贸局长："说舒服，也劳累，拉动内需创外汇。"

妇联主任："灾不招，祸不惹，坚决不当第三者。"

工商局长："一不诈，二不霸，信誉第一活市场。"

组织部长："丑不嫌，老不怕，培养干部责任大。"

物价局长："一分相，一分价，货真价实不二价。"

税务局长："不逃税，不拖税，见到局长不收费。"

……

一时间，这餐桌上画出了红河市头头脑脑的心迹图。看得你眼睛都花了，心都乱了，不知里面到底有多深，是何胜境，不比《清明上河图》逊色多少。

酒是水也是火。酒过三巡，这细细的火苗蹿动在每位饮者的血管里。

卢品不是一般的饮者，他深知杯小乾坤大。每逢此时，他不会为喝酒而喝酒，那有什么意思，人又不是酒囊饭袋。他就于这酒桌上细细揣度同僚心机。今天的饮酒者没有圈外人，都是同级官员，正是借酒暗示心迹，消释前嫌，相互抬携，指桑骂槐。谁要是于此无动于衷，恐怕他于官场也混到头了。但这一切又都要做得干净利索、平平静静、波澜不惊，只能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才算炉火纯青，官场高人。凡事发展都有个高潮，写小说、做爱、喝酒，都是这样的。卢品当着这局宴会的"班长"，起着主心骨的作用，你看他貌似漫不经心，实则察言观色，用酒杯控制着局面。他看到火候已到，以横扫千军的气势再次轻轻举起酒杯，就把这局面推向了高潮。

第17节："龙打架"与灵龟4(9)

喝酒其实就是喝最后那几杯，本来喝得差不多了，但大多数人心里总像还空着半斤的酒量。卢品抓住了这个火候，老到得很，撩拨得大家欲罢不能，心里嘴里畅快极了。

犁开山平常很少喝酒，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他不得不喝了。市人大古主任给他敬酒，说他的副市长是全票通过，喝！市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说今后农业的振兴还要仰仗他，喝！市军分区政委请犁市长多多支持部队工作，喝！红河治理要靠他，喝！哪一杯都要喝，哪一杯都有充分的理由。

犁开山不光尽了兴，头脑还有点发胀了，眼睛有点冒金星了，但他还是礼节性地举起酒杯，提议回敬大家一杯，服务小姐在酒桌上又重清点各自杯盏里的酒，所有的手齐刷刷端起来，如森林般地晃动在宴会厅里。 大厅里喝空了不少横七竖八的瓶酒，杯盘狼藉。喝者都有了醉意，但似乎没有一个人醉。

有人就说，犁市长用一杯酒敬一万个人，不行不行，红河又不是没酒，红河的酒就像红河水一样喝不完。犁开山听人这样一说，忙辩解，说刚才每人给我敬了一杯，我若再给每人回敬一杯，那我今晚不用出这个门了。

犁开山摇摇晃晃地说："我不说我不行了，但我实在是不胜酒力，请大家谅解。"坐在犁开山旁边的古主任，见几位同志还在不依不饶，就站出来发话了，说："犁市长初来乍到，我看他今天喝得尽情尽兴了，就原谅他这一回吧。" 大家正要一起干，"卢市长没有酒？"不知谁提示了一下。

"卢市长是海量，小姐，倒酒，倒酒。"朱秘书长眼明嘴快，忙吩咐，小姐配合得十分默契。 大家干了犁开山敬的酒，各自又在寻找新的敬酒目标。

小姐走到卢品面前斟酒。卢品示意小姐倒一杯矿泉水，朱秘书长说："不行，不行。"朱秘书长之所以能这样大胆制止卢品的行为，那是因为他仔细研究过卢品的个性，深知这一隐一显一抑一扬，会让卢品更加心满意足。 卢品果然没有反感秘书长的举动，而是借机转移了目标，示意小姐给犁开山敬杯酒。

小姐走到犁开山身边，嫣然一笑，很大方地举起杯，不等犁开山有任何反应，头一仰，一头浓黑的瀑布发朝后甩去，一杯酒就喝了下去，倒悬着空杯说："犁市长，赏个面子。" 犁开山推说不能喝了，没想到小姐端起犁开山的杯子一饮而尽，说："我给犁市长代一杯，今后请多多关照！"其他人见状，都要求小姐代喝。小姐就推说是执行卢市长的指示。卢品知道自己惹了祸，但他又怜香惜玉，就耍了权威，说："算了吧，小姐给年轻人代是可以的。老头子，谁喜欢？小姐，你说是不是？不喝酒，请小姐唱首歌吧。" 小姐说："卢市长会说，风趣。好吧，我唱。"卢品顺势说："请各位扫清门前雪吧。"大家都说好，有的仰头喝了，有的朝后泼去。

小姐唱歌时，卢品接二连三地接到电话。一个电话是红河县县长林旺打来的。林旺恭维了几句老领导，就请卢品次日参加县工业科技园规划的县长办公会，后天参加县民族影剧院落成典礼。

卢品听完，说道："小林呀，你也真会给老领导安排工作。后天恐怕不行，有个重要会议。"林旺说："后天，你一定要参加，剪刀是给您留着的，市里领导只请您，具体议程胡适会给您具体汇报。"卢品说："好吧，好吧，我真拿你这个一县之长没有办法。"卢品挂了手机，脸上绽开了微笑，是那种舒心的、满足的微笑。

还有一个电话，打得比较长，但看起来又不是那种闲聊，更不是那种热线的开心。卢品听完这个长时间的电话，心里好像装了事，对朱秘书长耳语了几句，就和大家告辞了。

第18节："龙打架"与灵龟4(10)

卢品走时，特别嘱咐朱秘书长安排机关的车送几位老同志，这是在位官员往往容易忽略的一些小事情，但官场上的有些小事情的确是不能忽视的。小石头往往打破大缸钵。

老同志一路感激不尽，议论起卢市长，说了卢市长不少好话。说他思想解放，步子迈得大；说他思路清晰，作风泼辣；说他尊敬老同志，不忘根本。这些话自然而然地会传进卢品的耳朵，会发生奇妙的作用。这几年来，老干部年年有甜头，这甜头还不是来自每年增拨的数十万元的老干活动经费。老干工作是老树新花，芝麻开花节节高。老同志的这些话，自然是金口玉言，受用无穷。卢品就有了好口碑。

常言说得好，"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卢品很懂味，老同志自然而然也就抬举他了。

梅园风云（四）

犁开山冒着一股酒气，回到市委机关宿舍，前脚刚进门，后脚就有人跟进来。有一缕香气飘进来，弥漫了整个房子，空气都有淡淡的清香了。

来人是冉小玉，高高挑挑，眉清目秀，双眼皮，齐耳的短发，显得干净利索，脸上带有明显的职业特征，白细的脸上堆着长期严肃才可能形成的肉疙瘩。冉小玉对这屋子并不陌生，这是卢品一年前空下来的一套房子。可是，现在屋子换了主人，里面的摆设全变了，变得极其简单了。她手捧一盆幽幽兰草，亭亭玉立地站在门口，微笑着，环顾四角，确实找不出摆花的地方，不知如何是好。

犁开山愣了一下，示意她放在茶几上，自己走进卧室，脱下中长皮大衣，又开了空调。皮大衣是他来红河之前，妻子羊萍给他亲手挑选的。他想起羊萍挑选皮大衣时的温馨，此时不免觉得有些形影孤单。

冉小玉放下兰草，坐在沙发上，十指交叉互相挤压着，不知如何是好。

犁开山从卧室出来，到冰柜里取出香蕉、苹果，泡了一杯玫瑰花茶。冉小玉没想到犁开山竟然给她泡了一杯美容之物，手脚虽有点冷，但心里热了。身子软软的，在沙发上欠了欠，喝了一口，微笑起来，灯光下的微笑，有点苍白。犁开山坐下来，面对面，中间隔了茶几，隔了兰草，隔了幽香，隔了梦幻。

"冉县长，有什么事，你说说。"

"无事就不能来看看我们的大市长吗？"

"我是说有点晚了。"

"我没预约，犁市长不见怪吧。"

"没什么。"

"都说您好。"

"你的情报怎么这么准？"

"你看我情报准不准？我知道你散席了，还知道你今天喝得很痛快。是不是？"

"我记得你好像不是分管公安工作的吧？"

"犁市长，你一来红河，就深入到我们边远山区，对我分管的几大块关照有加。我得好好谢谢您呀。"

"谢什么，我刚来，情况不熟，我还要靠你们多多关照。"

"这是哪里话？我们都不谈关照了。你是市长，我是县长，上下对口，您的事就是我的事。"

"冉县长，我先谢谢你了。今后我们要携起手来，拧成一股绳，共创红河大业。"

"犁市长，您太客气了。听很多人讲，您人品好，又有本事，还这么谦虚，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您刚来红河，就这么深入基层，不讲过场，不讲排场，难得呀。"

"还有人说我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说我狂，是不是？"

"那都是些小人之心，您还听？"

"还有人说我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是不是？小人多了，也难对付的。"

冉小玉没想到犁开山这么嘴快，会甩出这么几句话，也没想到下面的一些议论会这么快就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一时心里没了底，紧张起来。

第19节："龙打架"与灵龟4(11)

犁开山也意识到这几句话明显有点呛了冉小玉，想找句得体的话缓和局促的气氛，一时又没有合适的，就打住了话头。

犁开山这才注意到兰草，伸手摸摸，深深地吸了一口淡淡的芳香，稀释了自己的一股酒气。冉小玉微笑着，好像她的脸上有取之不尽的微笑，永远挂在脸上。冉小玉找到了新的话题，说："这兰草是贫贱之草，是我妹妹给我送来的。俗话说，"家居有兰，大福大贵。"茶有清香，兰有异香，兰如玉，比金贵，随人缘，兰草有草中钻戒之称，这是我送给您的一份心意。"

犁开山倾听着，说："这怎么好意思？"

冉小玉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就是一棵草嘛。"

犁开山很喜爱花花草草，省城的家里就养了几十盆，看着这兰草，叶片直挺挺的，在灯光下闪着墨绿的光芒，也就没再说什么了。

冉小玉说："谢谢犁市长赏脸。我闲着的时候，不爱玩牌，就爱侍弄这些花花草草，也算是修身养性吧。"

冉小玉说着，脸上挂着微笑，起身过来坐在犁开山身边。

犁开山挪挪身子，冉小玉的屁股又向犁开山歪过来。

犁开山起身去为她添开水，身影在地上拖得长长的。

冉小玉心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提高声音说："犁市长，您今后要多给我讲点水利方面的科学啊。"

犁开山添了开水，重新坐到冉小玉对面的沙发上。两人无形中换了座位，这太有意思了。冉小玉就拿空洞的声音询问了几个水利方面的问题，犁开山一一作了简洁浅显的解释。

这样面对面的交流，冉小玉沐浴在全新的思维空间，有点心猿意马了。冉小玉想，自己之所以能从县妇联的位子坐上副县长的位子，还不是卢品懂了那点味？今天她又想故伎重演，可犁开山怎么就是不明白她的那点意思呢？

多么好的机会，她都有那个想法了。她自己都感觉到惊奇，自己进入角色怎么这么快，只要一个眼色，她的尾巴就翘了。

犁开山讲起水利方面的事就有点收不住，眼看时间晚了，他不得不收拢话题，顺手拿起苹果削了起来。冉小玉要削，犁开山不让。冉小玉接过削好的苹果，激动得发抖。她站起来，情不自禁地又朝犁开山这边坐过来，脸上仍然挂着她那取之不尽的微笑。

这时，犁开山房间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这电话铃声的确可恨，搅乱了冉小玉的情绪。她的心里像长出了一根刺，不舒服起来。

犁开山起身去接电话。对方责怪他，不是说吃完了就回电话的，怎么这么晚了也不回个电话。犁开山说，刚回来。平常爱开点玩笑的犁开山，因冉小玉还坐在那里，也不好怎么启齿，话就说得有点跑题。

妻子有点感觉了，倒开起了他的玩笑："你才去红河几天，是不是屋里藏起小秘来了，话说得那么硬邦邦的，也不怕牙痛。"犁开山说："萍萍，你在说什么，是我喝多了。"犁开山都有点做贼心虚了。

冉小玉见此情景，也感觉到有点影响犁开山的通话情绪，想走。

犁开山伸出手掌，掌心向下，动着手指头，示意她莫动。幸好电话那头，他的女儿慧慧吵开了："我要跟爸爸讲话，我要爸爸给我买生日礼物。"羊萍让女儿听电话，犁开山就告诉慧慧说："过几天，爸爸到省里来开会，就给宝贝买生日礼物。"慧慧说："爸爸不准骗人。"就到电话中"啵"的一下，亲亲爸爸，放下了话筒。犁开山心中油然而生出一股幸福之情，脸上如同绽放了春天的花朵，鲜艳灿烂起来。 犁开山说是女儿，俏皮得很。说着女儿，犁开山觉得有股暖流席卷而来，他搂着女儿坐过山车，坐滑雪板，在绿色草地上放风筝，银铃般的笑声逗得碧湖中的鱼儿跳，惹得天空中的鸽子欢……

第20节："龙打架"与灵龟4(12)

冉小玉听着"女儿"两个字，那种母爱的情绪一下子也就上来了，说："听说您女儿还小，我的女儿都快高中毕业了。听说您夫人好漂亮，到时引见引见啊。"

犁开山似乎也放松了些口气，说："女儿小是事实，俏皮得很，就是可爱。夫人漂亮，那是您过奖了。"

"莫谦虚嘛，都说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俊。"冉小玉说着，看看手机上的时间，已很晚了，又看看犁开山的眼睛，没有任何内容，脸上挂着微笑，就告辞了。她的家就在市委机关宿舍的隔壁，几年前，她是刻意与别人高价换了这个地理位置的。

冉小玉走后，疲乏戏弄着犁开山的眼皮。不一会儿，上眼皮和下眼皮开始打架了，他想今天是喝多了，浑身燥热。他冲了一个凉，精神就好多了。突然，一只飞蛾不知从什么地方撞进了他的房间，左冲右突弄得翅膀"扑扑"响，翅膀上的白粉扇得满屋都是，真像一个大侠，是个不速之客。

犁开山环视这宽敞的房间，觉得一个人住着实在是浪费。但覃红说，机关宿舍一时也腾不出小套间或单间，他只好搬了进来。看着新刷的墙壁，刚配上的沙发、茶几、炊具，他心里有些过意不去。除了他从省城带来的一些日用品以外，凡公家的东西，他都让覃红一一造册登记了，并嘱咐复印一份给他，原件交市纪委保存，便于在工作异动时清点。 犁开山躺上床已是十二点多了。躺在床上，他习惯性地拿起枕头边的一本书，是川端康成的小说。他只要一拿起川端，血液中就会流动着一种川端式的美感。他说他喜欢川端那种笔调，喜欢那种缕缕氤氲首尾的凄凉、含蓄、悲剧之美。他说他能于那种悲剧中吸取一种人生的力量。可今天，他是有点喝多了，刚刚翻开《雪国》，才看过开头一行"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他就看不下去了，有点累了，书滑下来，压在了他的胸前。

他的眼皮打架得厉害了。他用手揉，也劝不住。头也大了，手脚也重了，沉沉睡去了。这一夜，他做了一个梦，干了很多事，先是喝酒，干！干！干！无数只光怪陆离的手，像一片森林，晃荡在他的眼前。接着，他穿过那片森林，清晰地走进了清华大学那极深的学术、文化氛围；他走进了那高深莫测的科学殿堂；他走进了那窗明几净、绿草如茵、百花齐放的校园操场……渐渐地，有一位美丽活泼的姑娘在羽毛球场上叫他："开山，开山，我们到图书馆去。"当他牵着她的手走进那庞大丰富的清华图书馆时，他醒了。窗前洒下了一片朦胧的晨辉，满屋散发着淡淡的兰草清香。回味梦境，他摇头叹道："几回回梦里回清华，几多多笑声空牵挂。"

犁开山披衣起床，在一片晨辉中再一次注目那盆兰草，心似乎被那兰草的芬芳浸泡着，那兰草的淡雅仿若冉小玉高挑儿的身影。那淡雅的身影，在他眼前稍微停留了一下，便飘浮而过。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第21节：书法绝论(1)

第三章

书法绝论

卢品被死人死牛事件纠缠得魂不守舍，就忍不住亲自给林旺打电话，叮嘱他在调查死因过程中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弄清死因的全部细节。林旺听着，感觉到了卢品语气中的某种意味和力量。

卢品是林旺的后台，卢品的话林旺是不能不听的。林旺的表态卢品很满意，也感到了安慰。林旺听出来了，卢品对他还是很放心的，原先对他的骂，是恨铁不成钢，他的无端猜测是多余的，是小人之心。

卢品刚放下电话，就接到了市书法协会主席申虎的电话。申虎提醒卢品晚上别忘了以红河市书法协会名誉主席的名义，宴请来红河自然文化保护区采风的一帮书法、摄影界的朋友。卢品"啊"的一声，说："我差点忘了。下班我就过来，你先过去。"

卢品如约而至，申虎恭候多时。卢品见了这帮文朋书友，心情很放松，与办公室的卢品相比，真是判若两人。

申虎向朋友们介绍了卢品的书法成就，说他虽身居官场，但也是性情中人。卢品对还在滔滔不绝的申虎说："小申，叫大家入席，边吃边聊。"申虎遵命，请大家团团围在了一起。卢品举杯，大家同饮，这些艺术家们没有一个不会喝酒的。几杯酒下肚，大家都有了酒意，便海阔天空地说古道今，谈书论画。

卢品一时兴起，也谈起了对书法的见解。他说，各位朋友既然是来采风，那么必师法于自然，又要超越于自然。这样，才会采有所获，风物相宜。在座的朋友们被卢品几句开场白说到心里去了，顿作倾听状。卢品便神采飞扬地谈开了。

他说书法作为古老的艺术，和其他各门艺术一样，开天辟地以来，便有对自然和现实生活中各种事物进行描摹的特征。起初，人们

只是不自觉地使用各种点画的书写，能给人一种美感的形体，后来则追求为一种抽象的艺术。但这种书法的抽象，仍与大自然息息相关。文字最初的产生是人与自然的神奇遇合，是长着四只眼睛、通于神明的"神人"仓颉"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的，这是惊天动地的壮举，因而使"天雨粟，鬼夜哭。"

申虎附和说："卢市长的字就能做到"天雨粟，鬼夜哭"。"朋友们同时举起杯，说："来，为市长的"天鬼论"干杯！"卢品举起杯，只象征性地呷一口，他此时的心思全在书法境界中去了。

卢品继续说，人类祖先在创造文字之初，注意师法自然，"观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状，鸟兽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烟云雨露之态，求制之所以然。""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生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这正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理。书法这种艺术，最能唤起人们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事物的形体和动态的联想。东晋卫夫人，在谈到草书之时，独钟"取象"而不言用笔小技，她说，点要如高峰坠石，横要如千里阵云，竖要如万岁枯滕，敝要如陆断犀象，撇要如崩浪雷奔，横竖钩要如劲松倒石，横折钩要如劲弩筋节，撇钩要如长空初月。

有朋友说："卢市长虽在论书法，实则在论为官之道的境界吧。"

卢品神秘一笑，继续说，师法自然，要从自然中获得新的生命，新的灵性。观察生活尤其重要，东汉蔡邕因工匠刷墙而创"飞白书"；东晋卫羲之观鹅掌拨水而体验到生命运动的和谐有度，其书法乃让人感到"其所措意，皆自然万象"；唐颜真卿更是从自然中领悟到了"折钗股"、"屋漏痕"、"印印泥"、"锥画沙"等等之运笔特技奥妙天趣；唐李阳冰最善篆书，他能"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怒惨舒展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咀嚼之势……"阳冰这是"篆法妙人间，独步天下"，他

以"虫蚀鸟迹语其形，风行雨集语其势，太阿、龙泉语其利，嵩高、华岳语其峻。"实不为过，这正是他苦临古迹又师法自然的结果。

有朋友提议，为卢市长的师法自然干杯！大家齐声说："好！"

卢品举杯一饮而尽，用右手中指轻轻叩击着餐桌，继续说，"草圣"张旭，从公主与担夫争道中悟得布白结体，听到乐手鼓吹后悟得运笔之抑扬顿挫，观看公孙娘舞剑后悟得线条的变化多姿，又从"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中悟得用笔的奇妙变化。

第22节：书法绝论(2)

狂人怀素，是个出家和尚。但他酒肉穿肠过，对大自然的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常仰观夏日天空云彩的飘动，远眺峻峭奇拔的山峰，谛听嘉陵江的涛声，领悟其深刻的艺术哲理。因而他笔下的草书，风云奇幻，飞动不居，变化莫测，群形自现，痛快处若"飞鸟出林，惊蛇出草"。北宋书法家苏东坡和黄庭坚二人，虽仕途坎坷，每遭贬谪，却始终对大自然充满热爱，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人生充满激情。苏从逆水行舟中不仅感悟到人生的艰难，也领悟到运笔的道理。黄被贬四川，常观船夫峡中荡桨，群工拨棹，书法技艺日进。元赵孟兆页，写"子"取"鸟飞"之态，写"为"着迷老鼠之形，借自然生命的现象，表达了艺术生命的律动。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处处留心，他说，"板桥非闭户读书者，长游于古松、荒寺、平沙、远水、峭壁、圩墓之间。然无之非读书也。求精求当，当则粗者皆精，不当则精者皆粗。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他把走出书斋去观察事物当作读书。

卢品的这一席话，似在论书法又像在论做官，玄妙高深又深入浅出，字字见理，特别是越到最后越是点睛之笔，点出了为官、为人、为书的妙趣。大家听得如痴如醉，申虎提议为卢市长这一番精彩妙论干杯！

在座的各位朋友立即呼应，齐刷刷举起杯盏，又异口同声念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干杯！"艺人相聚，真乃雅趣横生。

怪癖

酒喝得差不多了，申虎让服务生叫来了总台领班吴琳小姐。申虎知道卢品爱唱也爱听，他还深知卢品最爱听吴琳唱《爱江山更爱美人》、《哭砂》和《飘雪》，这是申虎多年来观察的结果。申虎见卢品今日情绪不错，就让各位朋友把早已准备好的墨宝一一赠送给卢品了。

论书谈艺的饭局最令卢品开心无禁。卢品一一展开赠品，见其中两幅行书《乐本篇》，是12名书法家的组合墨宝，盖了许多金石印，美极了。卢品赏着，品着，眉开眼笑了，甚是喜爱，渐入佳境，轻轻地念出了声：

"其一：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平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 其二：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卢品一边欣赏书法作品，一边欣赏吴琳歌声，情和酒融在了一起，已有几分醉意了。

饭局结束后，申虎说要请朋友们去泡脚，就借故把卢品和吴琳留下了。待申虎他们一走，卢品对吴琳说："我喝多了，听你唱完这支歌，就送我去房间休息。"吴琳"嗯"了一声，继续唱《爱江山更爱美人》。唱完，卢品要吴琳给他递公文包，他从包里取出手机给司机挂了电话，说今晚不用车了。吴琳听着心"嘭嘭"跳起来，她自从认识卢品以后，就知道这招待所跟他家一样。

吴琳早先是不情愿有那事的，但她一想到自己中专毕业分到化工厂，未上三天班就下岗了的困境，也就只好心安理得顺其自然了。吴琳长得标致，风韵动人，稍加拾掇，就是画上的人儿。胡适在金星歌舞厅一眼看中，就孝敬给卢品了。卢品也算义气，一个星期之后，就把她调进了市委招待所，如今还是领班，听说再过段时间她就要升副总了。也就是刚调进来的那晚，吴琳用纯洁如玉的身子报答了恩人。

吴琳熟悉而轻盈地拧开了卢品的长期包房。卢品正在卫生间洗漱，门一开，卢品探出有些发胖的脑袋，双手正在搓洗毛巾，说："我的小姐呀，快坐，快坐，我洗洗就来。" 吴琳扯起一角黑色长摆裙，悄然落座在宽大的席梦思上，在浅黄色壁灯的辉映下，一副高挑的个

儿配一头浓黑的披肩长发，像一只漂亮高雅的黑天鹅，在金色的黄昏悄然栖落在长夜的归宿之地，给人无限的魅力。 卢品从卫生间出来，很随和地问吴琳最近招待所的生意怎么样。吴琳知道这是闲话，便笑而不答。 卢品很轻松地坐在吴琳身边，说小琳是越长越漂亮了。柔软的席梦思把两人轻轻弹动起来。 吴琳嗅到一股酒味，很夸张地用手扇了扇。 卢品没有在意，笑嘻嘻地捏握起吴琳柔若棉花的一双小手。吴琳刚刚平静了一会儿的心又"咚咚"急跳起来。卢品就用手去抓她那颗跳动的心，手都抓大了。 吴琳说："我怕。"

第23节：书法绝论(3)

卢品无语，扎扎实实看了吴琳一眼，深情的目光包裹着坚硬的外壳。

吴琳说："别这样了，好吗？"

卢品好像没有听见这句话，就把抓着那颗心的手悄悄移向了吴琳的脸蛋，然后又伸手去把壁灯熄掉，顺势把吴琳搂进了自己宽阔的胸怀。 吴琳说："门。" "呵呵，还是我的小琳想得周到。"卢品松开吴琳，吴琳拧开壁灯，开门出去走了一圈。不一会儿，吴琳又轻轻推门进来，把门反锁了。 吴琳靠着卢品坐下，换了一个电视频道，说："卢市长，我想有个家。"卢品听了，不动声色，但心中还是微微一震。 卢品趁着酒劲把吴琳抱到双腿上坐着，吴琳屁股是屁股，腰是腰的。吴琳稍微挣扎了一下，半推半就的样子很诱人。

门外突然有人叫门，声音很大，卢品不敢动，心就有点分散。

卢品想到前几年，冉小玉的妹妹，卢品那天抱她时，也是这样的环境，她打了卢品一个耳光，这是他一生被人打的唯一的一个耳光。想着就来气，但事情毕竟过去了好多年了，也是他卢品对不住人家，不愿离婚，人家都当了尼姑，也只好作罢了。人家打了他，他还得永生永世欠着人家的爱情。

门外平静了，是游客。卢品重新集中精力，他感觉到吴琳的屁股在他大腿上一左一右的摩擦起来，他也就忍不住动作起来。 卢品双手如两只熨斗在吴琳润玉柔滑的敏感部位运动。吴琳随着两只小熨斗的节奏颤动着，双手向后勾了卢品的粗脖子，屁股像一只大熨斗，烫着卢品的胸脯和大腿。卢品加速用力了，吴琳在卢品怀中开始扭动起来…… 事情就这么自然地过去了。吴琳挪开毛毯，侧身起床，拢拢散乱的长发，定定神看了一眼卢品的光膀子。走出房间时，卢品已有了酣声。这是卢品定的规矩，事后，他要搂着吴琳入睡。然后，吴琳必须自觉离开。

卢品从来不让吴琳陪他过夜，吴琳觉得这是个谜。有好几次，她差点儿忍不住都要把这个谜给她的好姐妹说了，可话到嘴边还是咽回了肚子里。她想她毕竟还是喝了几年墨水的人，不是大老粗。 吴琳走出房间，摸摸被卢品咬伤的细皮嫩肉的左肩膀，隐隐有点疼。卢品有那个坏习惯，到高潮时，咬她的长发，咬她的乳罩，咬她的肉，碰到哪里咬哪里。他说他的性不光在那个地方，高潮时全跑到牙齿上来了。好在他不咬她的乳房，他很心疼她的乳房。她想，他卢品要是咬她嫩豆腐似的乳房，她就生死不和他那个了，她都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走在走廊上，吴琳还忍着肩膀上的伤痛。在昏黄的廊灯下，吴琳觉得自己的眼前，怎么就晃动起一条金鱼似的影子来了，不料眼前一黑，差点一头栽倒在地。她惊醒过来，感觉到自己轻飘飘的身子已是十分疲乏了，像一具蝉壳。

这是她最近才有的感觉。她的眼前总是晃荡着一只黑色的金鱼影子，在吃她这只透明网状的蝉壳……

基层政权：黑石

林旺到黑石乡走了一趟，黑石乡是红河流域历年来受洪害极为严重的一个乡镇。村落散布在红河两岸，偏远、贫困，村民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乡村干部认为，到他们那里去检查工作的领导都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去时小车一串，电视台记者跟着做伴，事后却像半夜里死个老婆婆没响动。因为这样的乡镇在县里市里无足轻重，只要不出现大的灾难就算平稳过渡了，也影响不了哪个干部的政治前途。上面知道，一天两天也改变不了这里的面貌。上面干部下去得少，县里干部能每年在这艰苦的地方走一遭就不错了，算是给乡里干部群众一个安慰。

第24节：书法绝论(4)

自从市县行政体制改革撤区并乡以来，这个乡的经济条件更加恶化，乡干部发不出工资，上面来人了，只好向老百姓借鸡借肉搞招待。老百姓就说，黑石乡的乡干部像大姑娘让狗操了，有苦说不出。乡干部的前途有碗大，眼睛只要看到碗口就行了。胡大头不一样，有野心，关键是有靠山。一心想提拔的胡大头，就经常追查老百姓、乡干部对上面说不利的话，查来查去，后来连村主干会也开不起来了。

胡大头当黑石乡长以来，总是两眼朝上，每年向上面要个几十万，补贴一下乡干部的福利，也总算多少稳住了一部分乡干部的心。他很少考虑全乡的经济发展，干部管理自然松散，放任自流，更谈不上工作积极性。

林旺曾明确表示，像黑石这类的几个乡镇，不要求他们干出个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只要求他们把乡政府守住，把大的局势稳住就行了。可是没想到近一年时间来，黑石乡会变得这么不景气。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有些事也不能全怪胡大头，撤区并乡，大乡大镇办大事是全省的气候。这种办大事的构思有点一厢情愿，有点异想天开。对平原上条件好的乡镇还说得过去，可对这些偏远乡镇来说，事就难办了。

这两年来，老乡政府撤了，新乡政府又没建起来，干部上班，东一个西一个，找人都找不到，更谈不上为老百姓办事了。什么乱结婚的，乱建房的，都没有办证，要办证也找不到办事人员。老百姓象征性地跑一两趟，也就有了与乡政府交涉的理由。关于这一点，林旺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他才敢叫下面的先稳住局势再说。

不到两年时间，省里对这种布局就作了调整，省里一手制造出来的美妙童话一夜之间破灭了。但省里的心愿是好的，现在又实事求是地作出了更正，老百姓还是谅解的，基层干部也是理解的。但黑石乡

的形势很乱，与林旺的想法差距太大了，这就不能不从人为的主观上找原因了。

安全生产局的几个同志在一名副乡长的陪同下，深入到出事现场去了。胡大头听办公室报告说林县长来了，马上从县里赶回乡里，他是有一定的政治经验的。胡大头刚好赶到乡政府，林旺在乡党委余书记的陪同下，去看乡里开发的几个大型水果基地和烤烟基地去了。来回跑了好几个村子，也顺便看了其他的情况。

胡大头不好意思追他们，只好在乡里等。晚上，调查组的同志回来了，向林旺作了详细汇报。林旺对调查的情况清楚了，事实摆在那里，他当着大家的面也不好发表意见，就什么也没说。

林旺的沉默意味着什么？与事件有牵连的乡干部，个个心中都在打闷鼓。不要看平时这些乡干部大大咧咧，在个人问题受到影响的关键时刻，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还是很强的。

这次下来，林旺感到有些失望。他得知乡里班子成员都到齐了，就亲自召开了一次副乡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会上，一是听取乡长的经济工作汇报；二是通报死人事件调查情况。胡大头在会上稀里糊涂地说了一通，连几个起码的经济方面的数据都不知道。林旺大为恼火，但林旺顾及到胡大头是卢品这条线上的人，在会上也就没有扫他的面子，只是点明了乡政府今后必须努力的方向。

县长对乡长都手把手地教了，一方面说明县长对乡长的关怀，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乡长是不称职的。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关于死人情况通报，林旺只说了两句话，一是回去专题研究，二是请同志们不要背思想包袱。

这次下来，林旺也听到了其他人对胡大头的反映很不好，说乡长到黑石一手遮天，正事不好好干，尽干些歪门邪道，把学校的房子也卖了，有一半学生没教室上课了，七站八所的工资都有七八个月没发了，县里最好把他挪动挪动。他是土皇帝，是个"朝天锤"，书记老实

做不了主，这样下去不利于工作。老百姓不光骂他娘，都要杀他。看来，黑石乡工作很不顺，不光是体制上的原因，还有用人上的问题。

第25节：书法绝论(5)

林旺回县里后，给白发苍苍的县委孟书记汇报了黑石乡的情况。林旺说，这几年到黑石乡去得少一些，每次去都是走马观花，听到的一些情况都是四平八稳的汇报。这次下去，深入到田间地头，看到了一些真实的情况，特别是红河渠的修建情况，进度慢且不说了，可质量问题真的是令人寒心。

林旺作了自我批评，孟书记听出了这自我批评的分量。孟书记对林旺还是比较满意的，对这次与死人相关的事就主动承担了责任。林旺很感激孟书记，说孟书记是在保护他，给他留了一条很宽的后路。这就是两位主头之间的默契。

孟书记说："其他的事，你县政府大胆处理，老胡的调动问题，等到换届的时候考虑较为合适，现在正是春耕大忙时节，要稳定人心。"

林旺说："我一切都听书记的。"

孟书记也受到了感动，说："到我老了的时候，组织上才给我配个好搭档。"

林旺说："老书记，我会为您站好岗放好哨的。"林旺说这话是有意思的。

老书记也叹息道："一个班子的配备太重要了。"

林旺也深情地望了老书记一眼，意思明白得很，也就是"进半步"的问题。可老书记也曾面带难色地说过，这"半步"与那"半步"有明显的区别，这半步是主宰一方山水的工作，而那"半步"只要独当一面就够了，后面还有人撑着。

林旺和孟书记总结了近一段时间的工作，就要县政府办给市委市政府把黑石死人情况写了一个专题报告。林旺说他还要在全县三级扩干会上通报这个情况，在全县狠抓一下安全生产工作。不管这大事那大事，人命关天才是最大的事。

林旺安排好有关工作，就把冉小玉叫到自己办公室来，给她另外通报了一个情况。说黑石乡那大山沟里还有一个给祖国献出了三位烈士的老太太，房屋垮了，生活没着落，竟然无人过问。乡政府说，犁开山下去检查工作，有人反映了这方面情况，犁开山亲自去看望过那位老太太，发了火，非要追查责任不可。林旺说："这次下去，我也看到了那种凄惨的场景，实在是惨不忍睹。"林旺的口气带着明显的不满意。

冉小玉听后，并不感到惊讶，说："民政局说全县的烈军属都解决好了的，这是怎么回事？我下去查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她嘴里有点不服了，眼珠子转了几圈，心里想，这位林县长是在挑她的毛病了。

官大一级压死人，莫说一级，就是同级不同职位、不同分工都压死人。同是皇子，封王、封太子就是不一样。冉小玉明白，林旺这次下去是要负一些责任的，她敏感地觉察到这位县长也给她找了一个有责任的理由。

冉小玉心里想，这次他林旺错了。她不是一位任人宰割的懦弱者，扯不平的。冉小玉从林旺那口气中听出了不是责备的责备，心里窝了气，听完情况，变着脸走了。女人的脸是三月的天，遮不住。她给林旺心中抖落了几粒灰尘。

林旺要求县政府办写的死亡调查报告拿出来了，措辞造句十分慎重。但不管怎样措辞，死了两个娃和一头牛却是不争的事实。林旺按照事先和孟书记商量的意见，尽量把大事化小，把小事化了。

报告的结果完全悖逆了卢品口头上的指导思想，但这种悖逆又是切合卢品的心理的。一起完完全全因工程质量问题造成的死亡事故，说成了天灾，说成了意外。什么叫政治？这也是一种答案。

官样的文章毕竟是官样的文章，群众的眼睛你遮不住，老百姓的嘴巴你堵不住。"一头牛踩跨一条水渠，摔死一头牛两个人"的消息，

很快被贾癫子知道了，在市城区传开了，这让稍微有点良心的各级领导坐不住了。

第26节：书法绝论(6)

至此，群众上访、举报、闹事以及生产事故等等一系列事件，就像一只只火药桶摆在那里，引起了市委一班人的高度重视。

市委不得不下决心，派犁开山组成调查组，对红河过去的治理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茶道雅论

红河县一年一度的三级扩干会就要召开了。这种会议就像一张网，把全县所有的事情都覆盖了，有一定的深度，也有一定的宽度。红河县县长办公会有条不成文的分工，分管某项工作的县长可以对口请分管某项工作的市长参加会议。这是红河县政府的一个历史习惯，也是前辈的一项创举，一直延续至今。

林旺请卢品，天经地义。林旺把电话打给了张秘，张秘请示卢品，卢品说后天有个重要的外事活动，扩干会就不参加了，要张秘给林旺回了话。

这是卢品办事的一种技巧，该他出面时他出面，不该他出面时，事情就交给秘书办。这样一来，秘书也愿意为他干，觉得他义气，对手下人放心和信任。而他自己则保持了一种超脱、神秘和权威，这是一般领导难以做到的，而他做得恰到好处，炉火纯青。这样的秘书反而难当了，不当到能揣透主子的心思，是干不好这样的差事的。

市长秘书像换刀把子似的，这个张秘却不一样，当得有点像孝庄太后身边的刘公公了。但张秘也有难言之隐，他曾跟一个经商的同学吐露心扉，说："为了干好市长秘书，压抑得性功能都不行了。有次半夜里，老婆要时，老婆用嘴轻轻咬了半个时辰才有点意思，等那小的才昂起半身，电话又响了，当头一棒，蔫了。当这个秘书，时刻都是弦上的箭，拉得满满的，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手机要二十四小时开机，眼睛要睁得大大的，耳朵要扯得长长的。市长的吃喝拉撒，你都得管。市长一句轻得不能再轻的话，你要听得如五雷轰顶；市长

一个闷屁，你也要闻出个子丑寅卯来。不过还好，给"一把手"当秘书，办个什么事还不大难，副职的秘书就没这个品了，有时办事还得过我这个关口。"张秘的口气里，有几分风光，也有几分悲哀。

卢品坐在办公室翻看着当天的报纸，看到了《文萃报》上的一副茶联： 坐，请坐，请上坐； 茶，敬茶，敬香茶。 卢品赏着茶联，心中生出人生三境之味，颇觉郑板桥此茶联像是专门为他所作。

此时，张秘正好进来给他送文件，卢品示意张秘坐在他的对面。

卢品说："刚才我正好看到了一副茶联，你说说这茶联好在哪里？"

张秘没有弄明白卢品的意思，就笑笑，拿过报纸装模作样地看了起来。张秘聪明就聪明到这些地方，不该他说的，他决不会多说半个字，舌头很听他的话；该他说的，他会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那意思明白得很。此时，张秘没有看报，他是在做样子，样子做得很真，一点都不假。其实，他是在看卢市长的脸色，回味卢市长的话音。

卢市长说话一般是不重复的，有时还只说一半，另一半就靠秘书的智慧了。按照话的意思做对了，市长高兴；错了，你秘书兜着。有时，市长要秘书说说，其实是一种谈话的过渡，如果哪个秘书傻乎乎地在那里卖弄自己，那么他也该搬出市政府办了。

张秘做得十分到位，没说一句话，只给卢品杯子里添了一次水，只绽一个微笑，端一脸腼腆，就把市长的问题回赠了，并且一下子就引起了卢品的谈话兴趣。

卢品说："你不说，我说说，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卢品就茶联的简洁以及倒茶与人情三境的层层递进侃侃而谈。

第27节：书法绝论(7)

张秘静静地倾听。卢品在谈到文化方面的东西时，真是饱学之士。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发散式的。他绝不是那些为迎合某种场面而临时背诵点东西装门面的领导。他是真有学问，即使是别人的东西，他也应用得出神入化，好像是他经过多年思考的结果。

卢品说着说着，由茶联说到了茶诗。卢品说："古今茶诗浩如烟河，我讲首《宝塔茶诗》，那诗要形式有形式，要内容有内容，还是一座茶山的形状。"卢品怕张秘一时听误，就取出笔，铺开纸，在上面写了起来。

张秘低头看去，真是一首"宝塔"诗。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前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如醉后岂堪夸！

真是别开生面，令张秘耳目一新，堪称千古绝唱。接下来，卢品由《宝塔茶诗》谈到了古老的茶宴，再到《神农本草》、《茶经》、《宋稗类钞》、《清稗类钞》、《大观茶论》等茶之史、质、艺，津津乐道，怡然自得，悦己悦人。高兴处还低吟起来：

"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年之妙术也。

茶药琴棋，听春深鹃啼……有诗有酒，无是无非。

古有茶经茶说，今有茶歌茶话；古有茶宴茶痴，今有茶楼茶师。这真可谓"茶道大行"而"洗尽古今人不倦"。"

张秘很恭敬地坐在卢品的对面，细心地听着，时而点点头，时而会心一笑，不时地给卢品添茶水，此情此景犹如长辈和晚生、师父和

徒弟之间的融洽。

市长的谈话很有层次，很有分寸，什么话对什么人讲，都有讲究。对秘书的谈话，大多是学问方面的，有教诲培育的意思。张秘此时也最感舒心和惬意。张秘有丰富的表情，他就像一个演艺高超的演员，一浪一浪引导着卢品的谈话。可见，倾听也是一门高深的艺术。

领导到台上天天讲，那是讲的大话空话，是没有营养的话。只要是人，还得私下里讲点有营养的东西，给谁讲呢？秘书就成了最好的对象。只要秘书把握得好，混个一官半职是容易的。秘书当官，已成了官场普遍的现象。 卢品一直在说："酒和茶都是古老而奇妙的，都是源远流长的文化。酒能成人之美也能令人身败名裂，能和人伦，也能乱性败德。有人说它是"祸水"，有人说它是"魔浆"，那都是有道理的。茶就有所不同，被称之为甘露、云液、仙汤，僧人喝茶是禅，医生喝茶是药，先生喝茶是学问，民间喝茶是风情，共产党喝茶是清廉。" 张秘听得入神了，他从未听到过对茶道的如此雅论，他对卢品的学问更加钦佩了。那种恭维的表情已是炉火纯青，简直无法挑剔了，卢品在这种恭维的温柔之乡沐浴春风，畅快极了。

卢品继续侃侃而谈："酒与茶这两件事，古往今来，帝王将相，诗家文豪，没有不喜欢的。他们常常爱酒爱茶，爱酒就是爱钱爱女人，爱茶就是爱禅爱淡泊。诗仙李白月下携妓，对月斗酒诗百篇；唐后主李熠嗜茶成痴，诗词歌赋书法传后人等等，莫不是酒茶这汤液成就的各门各派，各官各家。所以说，茶物虽小，岂可小看？唐朝卢仝，也就是我的本家，可谓把茶文化推向了峰顶。我记得他说过喝茶要喝七碗，即可入仙入禅。"卢品说罢吟诵起来："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分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第28节：书法绝论(8)

卢氏毛峰

卢品深情地喝了一口"卢氏毛峰"。茶味在舌尖上缭绕，那如小美人似的毛峰，在杯中起起落落。

卢品瞧着就浮想联翩了。他面对张秘的倾听，意欲未尽，继续说着茶和酒，可谓见解独到、精辟高论。他说："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酒类侠，茶类隐。酒固道广，茶也德素。"

张秘此时插话，点评，恰到好处，说："市长把酒和茶之身价评得比较公道，但在分量上，还是比较倾向于茶。茶禅茶道，妙微精深。"

卢品点头笑笑。那双金鱼似的眼睛光芒四射，说："为岳不拒尘，为江不择水。饮酒不如茶，读书不如史。"

张秘说："市长的茶文化可谓到了本真，淡泊人性之境，茶趣恰如读史，风韵雅致却又意味深长。"

卢品更加兴奋起来，说："贮酒兼贮茗，不贮古今愁。从古至今一路下来，可谓茶酒不分家，但茶品高于酒品。"卢品谈兴正浓，从茶文化又谈到了红河的茶产业。

张秘听着听着，脑子跟上了卢品极其活跃的思维。他从卢品的话峰中，感觉到了卢品对茶产业的开发有种特殊的感情，有种满足感。张秘的眼前也就出现了每年清明时节与卢品走茶山的情景。 说起这茶山，就是鼎鼎有名的红河县白云茶场。白云茶场原来只是一座高山顶上几户农家的茶园，据说几十蔸茶叶是明朝贡品，集体化时扩大了一点面积，后来又分到了户。直到近几年来，省里一位领导吃了这里茶叶，说了一句"这茶好，好，吃了心明眼亮，神清气爽，血压血脂皆有所下降"话后，卢品便把开发白云茶场当作市府重点绿色企业开发出来了。红河县也把这个茶场当宝贝似的保护起来了。

开发一个项目，活了一方经济，富了一方百姓。省报介绍了白云茶场的开发经验，于是这里的茶叶也渐渐名扬省内外了。茶场的第一

任场长，是农学院的高才生，可他只会种茶做茶创名牌，就是不会"进贡"，后来他就甘愿当了一名茶艺师。

而今，场长已换了三届。第三届场长姓金，是一位头脑灵活、手段高明的副乡长出身。每年清明时节，他都要请决策功臣老领导卢品来开园采摘清明茶，并把卢品亲自开园的清明茶制成了名茶"卢氏毛峰"。这位金场长会办事，深得卢品赏识，现在白云茶场已升格为副处级企业了。有很多要去市里省里找门路的干部，首先都要来白云茶场向金场长讨教一番计谋。自然有两层意思，一是买点高级礼品"卢氏毛峰"，二是请金场长指点迷津。

金场长深谙厚黑之道、为官之要，经他一点化，往往有点石成金之效果。他的点化之功，合常理又不合常理，运作起来简单而符合人性，成功之后，回味起来，又是那么让人心惊肉跳。那种感觉就像踩钢丝，踩着的人说那钢丝是宽阔的马路，看客却叹那钢丝上的绝技；又如那空中飞机，飞行者如履平川，白云就是路，就是广场，可地上的人总在担心那铁鸟会掉下来。有好几位成功人物，都说金场长的点化是让人险中求富贵。

有几个大型企业重金挖金场长去当总经理，金场长谢绝了，不为重金所动。他说人走了好运，不要过河拆桥。这话传进卢品耳朵里去了，金场长的地位更加得到了巩固。 每年开园采茶，卢品那双鼓突的金鱼眼便显得神采奕奕。面对白云悠悠的茶山，面对茶歌飘香的茶山，面对笑语朗朗的茶山，面对如诗如画的茶山，卢品就有了一种成仙得道羽化升天的感觉。茶以山而兴，又以人而名。这茶山就是他卢品的一座茶园。

张秘清楚地记得去年开园时，卢品与两位茶山姑娘并肩采茶的镜头。

第29节：书法绝论(9)

后来，这组镜头作为省电视台的一幅广告画面保存了下来。卢品看到这幅画面，要张秘请省台拿下来。张秘揣摸卢品的神态和口气，综合分析，还是没有拿下来。再后来，省台托张秘给卢品领回了一笔广告费，那幅画面也变成了领导视察的镜头，既有广告的效果，又没有广告的嫌疑。这件事，张秘办得相当出色。卢品很高兴，好几次在与秘书们的闲聊中，都开起了玩笑，说："秀才们，你们把我送上省电视台，都快成大明星了。"

每年开园后，卢品总是从茶山空手而归，这已成习惯。茶场人说，这茶山是卢市长的功劳，带点新茶回去是天经地义的，这怎么也与廉政扯不上钩。但卢品还是说："照你们这样说，我抓的那些养猪、养鸡、养牛厂，我批的水果、干果基地等等数十家，都可以拔毛剁脚大包小包地往家里背哟，那我不成了收租的了。"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大家也就不再劝卢品带茶了，只说现在像他这样当官的很少见了，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再过几天就是今年的清明节了。 张秘想起来该给金场长通个电话了，想问问今年开园节定在哪天好，今年有没有新品牌。他还想把北京领导也要"卢氏毛峰"的信息通报给金场长，照例，金场长也应向他敲定今年"贡茶"的数量。

于是，张秘就想起了省委羊副书记的话，那是卢品第一次带他去高级干部家中。那天，羊副书记在家中接到卢品递到手上的茶叶，就说："老卢呀，一斤不少，两斤不多，我给你们做广告呢。"顺着这个思路，张秘的灵感来了。省里领导、市里领导、市府处长以上的同志……

林旺没请动卢品，心中有点沮丧，但他还是不死心，又拨通了张秘的手机，铃声把张秘从走茶山的回忆中拉了回来。

卢品听到电话铃声，说："不谈啦，下次再谈。"

张秘弯着腰，退出卢品办公室接电话。本来不弯的腰，自他进市府秘书班以后，腰就再也没有伸直过。

林旺本想要张秘再向卢品多转达几条理由的，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张秘，你打招呼的那两笔赞助，已解决了。"

张秘说："谢谢县太爷，你不愧是少壮派，办事就是雷厉风行。"

林旺说："这些事都是些小事，你还是帮我跟市长说说，要市长抽几分钟到我们扩干会上来一下，就点一下卯也可以，这可是我这个主头的面子啊。"

张秘说："好吧，我说赞助费的事时再给"老板"说说。但"老板"后天确实有个重要的外事活动，看能不能匀出一点时间来。"

林旺"嗯"了一声，无可奈何地说："只有这么办了。"

第30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1)

第四章

听更大的鱼作报告

红河县的三级扩干会召开了。网已撒开，收拢了大大小小的鱼。

鱼们聚在一起，听更大的鱼作报告，讨论手头上的事。有时鱼们很友好，有时也会鱼死网破，这都是正常现象。只要有河，就会有鱼；只要有鱼，就会有网；只要有网，就会有鱼死网破。

冉小玉费了一番周折，说周折也不是，应该说是机会。卢品确实不能出席这个扩干会。冉小玉抓住这个机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软磨硬缠地请来了唯一的市级领导犁开山。她像个功臣似的，眼含春色，面若桃花，鞍前马后，忙个不停。

在总结会的主席台上，她坐在犁开山的右边，有点左臣右相的味道，觉得身价一下子提高了许多。她有了一种飘飘然的感觉，猛然看台下，她的心就提得老高了，连人带衣都提上去了，到了哪里？她觉得是到了天上，台下是凡间，她是圣母。

冉小玉感觉到自己有点过分了，她深呼吸，控制着自己的张狂劲，就侧身与犁开山交头接耳，比比划划，指指点点，显出落落大方的样子。显然，她在台上抢足了电视镜头，很是风光了一番。

总结会的所有老套程序都走完了。犁开山面对红河县村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各级官员，即兴讲了一番话，赢得了大家的无数次掌声。掌声压倒了窗外突然而来的春雨声，把这个会议推向了高潮。

掌声把冉小玉的泪花都摧开了。冉小玉高兴啊，她觉得这些掌声是给她的。她想，如果没有她请来犁市长，哪有这掌声？没有这经久不息的掌声，哪有这会议的高潮？没有高潮的会议，不是一潭死水吗？想着这些，她就觉得犁市长还是给了她面子的。

犁市长今天也有个重要活动，但他还是优先了冉小玉的邀请，她冉小玉就有点不一般的感动了。

冉小玉总是在恰到好处时带头鼓掌，但在下面看起来，她好像是比台下慢了半拍，实际上她是在带动下面鼓掌。她的掌声就像是中药的药引子、放炮的导火线。她每在节骨眼上、情绪激昂处、触动台下心灵的时候，或是犁开山不得不换口长气的时候，她的掌声就响起来了。看得出，犁开山也被这悦耳的掌声激发了更大的灵感。

犁开山就像一条大鱼，忘情地畅游在冉小玉早就设计好了的深潭中了。再看看台下形形色色的鱼们，在听更大的鱼作报告，听得是那么认真。形式做到如此程度，已是无可挑剔、完美无缺了。

犁开山本已结束了讲话，在鱼们的掌声中不得不再多讲几句。

他面对台下昂起来的"鱼头"，激情满怀地说："红河县农村自然条件差，工作难度大，但广大农村干部通过解放思想、扎实工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他强调，发展农村经济要从实际出发，要一点雨一点湿，莫在麻袋上绣花。目标和计划要切实可行，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太高了越不过，容易丧失信心；太低了，容易满足、懈怠，丧失斗志。抓工作，信心要足，措施要科学有力，干什么事都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抓紧了，不松手，一抓到底，力争更快、更好、更省地实现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加快全县农村经济发展步伐。

他在会上还提出他关心农村工作的几件事：一是要重视中央对省里市里农村政策的学习宣传，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要依托农村资源优势，发展规模经济、集体经济，调整好农村产业结构，瞄准市场，大干快上；二是抗灾救灾的准备工作要做到有备无患，特别是红河流域的"水灾"防范工作要未雨绸缪；三是要打好扶贫攻坚总体战；四是要努力培植财源，逐步甩掉乡镇财政赤字包袱；五是乡镇企业不能滑坡，发展势头不能减，速度不能减，投入不能减；六是要抓好农村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生态发展，坚持打防并举，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七是要加强乡镇党委和政府以及村级干部队伍建设。事在人为，干部是事业的基础。

犁开山是更大的鱼，是鱼王，往台上一坐，就可以镇住下面那些小鱼。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层次不一样，角度不一样，水平高、思路新，又放得开，满怀激情，又是脱稿，不照本宣科，自然就生动有趣。下面的鱼听得是眼皮都没眨一下，嘴角都没动一下，每讲到一个节骨眼上，掌声又配合得是如此奇妙，哪有不出效果的道理？更何况犁开山是第一次在红河县露脸，一潭水清清白白的，他的话自然就有了分量。

散会后，犁开山没有留下来吃晚饭就走了，他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处理。

晚上，冉小玉电话约犁开山喝茶，意思有三层：一是感谢他支持她的工作，如果犁市长不到场，这个会就欠火候了，就缺钢口了；二是给他汇报些思想情况，有很多想说的话，想跟犁市长说说，有很多设想，想跟犁市长讲讲；三是扩干会后要沉下去一段时间，想听听犁市长指示。

第31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2)

犁开山在电话中告诉冉小玉，说："我还有事，茶就不喝了，改日找机会再喝。至于工作上的事情，扩干会上已讲得很清楚了，贵在抓落实。"

冉小玉还想客气几句，但毕竟心中没有底，也就不好强求。她只好说："我知道市长忙，就不打扰了。犁市长您是求真务实的专家型市长，我一定把您的好作风带到基层去，从我做起。"

犁开山没有立即答话，冉小玉继续说："犁市长，我给您买了一套世界文学文库和世界科技创新资料，明天我叫司机送给您。另外，我给您夫人推荐了一套化妆品，不知您夫人喜不喜欢。我顺便给您女儿捎了一个"智多星"，是一个搞推销的朋友赠送的试用品。犁市长，您要多保重，晚上用电脑要多喝绿茶，不要忙得太晚，要注意休息。"冉小玉一口气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生怕犁开山中途打断她的话。还好，她总算把她的意思表达完整了。

刚才，对方几次欲打断她的话，都被她抵过去了。她没等对方的"子弹"扫过来，就一梭子扫过去了。她的舌头有了一种快感，头脑却空了，像打完子弹的空匣子一样，心里就没了底。

她喘了一口气，还想补充说点什么。犁开山似乎有点生气了，说："冉县长，你是开杂货铺的推销员，还是国家的公务员？今天就到这吧，再见。"

冉小玉闻到了一种火药味，在犁开山不冷不热的"再见"声中，她不情愿地放下了手中的电话。

冉小玉把"子弹"扫过去，却把自己撂倒了，刚刚还是一条活蹦乱跳的桃花鱼，转瞬间就像被鱼网拖得晕晕乎乎冰凉冰凉的了。

寒气逼人

冉小玉的热脸遭遇了冷屁股，心里酸酸的，一股酸水不知怎么发泄。

她放下电话就胡思乱想起来，想着想着，思路还是在犁开山的身上，甩都甩不脱。想着想着，她自责起来，觉得自己是有点冒失、急躁，头脑发热。说过头话，没有吃准对方底线，没有拿住对方软肋，怎么能这样冒进呢？想着想着，她的头脑慢慢冷静下来了。

她想起犁开山刚来红河时，市直机关就沸沸腾腾传着的一件事。她想只有从对他这些言行的细细体味中，才能摸准他的脉搏，才能找出开启他心灵的钥匙。

冉小玉没有与犁开山接触之前，她对犁开山的言行没有多在意，有点与己无关高高挂起的味道。可现在不一样了，她对他的一切言行都看到骨子里去了。犁开山今天对她的刺激，让她自然又联想起了市直单位曾传颂一时的那件事。如今想起来，她的脊背骨都透出了一股寒气。

犁开山刚来红河不久，一天下午，他一个人步行来到市水利水电局办公大楼转转，到党员活动室看到几个年轻人玩麻将。

他走进去问他们局长在不在，有个小伙子正好放了一炮，就生气地说："讨嫌，你找局长要到"码子店"去找，走走走，莫影响老子的工作。"小伙子站起来毫不留情地把犁开山赶了出来，把门"嘭"地关上了。

犁开山沉默地走了，寒气逼人。晚上，市委组织部找到了那位局长。第二天，市纪委的同志进驻了这个局。

这件事不胫而走，引起了市直官员们的骚动不安。大家私下议论，犁常委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副市级干部，有品位，不怕事，又廉洁自律，前途一片光明。

这件事对区县官员们的影响也不小，原来想趁机与犁常委套近乎、试深浅、摸行情的官员们也就有了收敛，没有那么明目张胆了。当然，也有某些人不屑一顾，说如今哪有什么清官，都是些进香时是菩萨，进香的走了就是鬼。

冉小玉当时有自己的想法，她是有心计的，搞的是冷水泡茶漫漫浓。

第32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3)

可是，现在看来，她觉得自己搞的这一套同样没有奏效。

冉小玉浮想联翩，头绪有些乱了，干脆不想了。她打开电视机，红河电视台正好重播当天下午的新闻。

下午她坐在犁开山身边，犁市长对她微笑着，她也微笑着。而此时，她是一名观众，审视银屏，她注视着她自己手上的笑，胸上的笑，脸上的笑，还有犁市长嘴角的笑，都假得不得了，好像纸扎的花贴上去的。

好在冉小玉是一个人在家里，不然的话都有点无地自容了。

但镜头一切换到台下的掌声时，她的心思又活了，她又好像回到了天上，她是圣母。她还是桃花鱼，活蹦乱跳的。那种舒心的气氛，顷刻之间，全部覆盖了她刚才的胡思乱想。

冉小玉认为礼多人不怪，想跟犁开山说明一点什么，但又不敢贸然拨电话。她想着想着，还是壮起胆子再次给犁开山拨了手机，只拨一次，忙音。再拨的勇气就全部消失了。

她坐在电视机前，茫然若失，就像被人刚刚点了一下的含羞草，低着头，羞怯地保护自己。

她暗暗壮着自己的胆量：怕什么？他又不是老虎。她神经麻木地给犁开山发了一条短信：犁市长，我说那么多没有别的意思。我会努力工作的，我不会给您丢丑、让您失望的，您是我最敬重的领导。冉。

发完短信，再想想，算是对自己冒失行为的弥补，但她仍然感觉到一股寒气还在她的脊背骨上弥漫。

冉小玉想转移这种不好的情绪，就给自己分管的几条战线的负责人挂了电话，要他们组织一下本单位退休的老同志明天去参加县委孟书记老伴挂帅的老年健身俱乐部开业庆典。

安排完了，很累了，一切都空了。

她长叹一口气，算是对一天工作的精辟总结。

春夜铺张着寒气。犁开山走到窗前，望了一眼红河的夜空，夜色很淡、很薄，是淡灰色，像梦境。很高很高的几颗星星挂在空中，像是小孩子画上去的。

犁开山轻轻关闭拉开了很长时间的窗帘，坐回沙发，顺手拆开从办公室带回来的信。信是从省科委寄来的，没想到，来红河的时候，王梦云也从北京调回了本省。打开信，老同学那乐哈哈的笑声又在清华大学校园林荫道上飞翔起来……

信刚看完，犁开山的手机响了，打断了清华校园的幻境。

接听，是省委羊副书记打来的。羊副书记很关心他，也很关心红河的事情。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羊副书记的话入心入耳，他知道羊副书记对红河治理的事非常关注。省水利水电厅曾研究过多次，但羊副书记对方案就是不太满意，如今省委把他放下来，也带有要他解决好这个难题的意思。犁开山感到了领导关怀的那种无形的力量和幸福。同时，他又在无形中增加了压力，增加了困惑。

与羊副书记通完电话，外面有人敲门。他去开门，见一位大嫂领着一位女孩子，提着一堆礼品盒。那大嫂见开门者不是要找的人，就连声说："错了，错了。"那女孩子回头望了一眼犁开山合上来的门缝，有点失望。

犁开山刚进卫生间，还没有动作，电话铃又响了。

犁开山赶快出来接，是羊萍的电话。"喂，开山呀，慧慧感冒了，你能回来一趟吗？"犁开山未想到妻子告诉他的是这个坏消息，他忙问："慧慧怎么样了？"

"嗯，是流感，已经给她看了医生。到医院吊了两瓶水，现在睡着了。前几天，慧慧烧得糊里糊涂，半夜里要我给你挂电话，可你不在，手机又不通，第二天打到市政府办，才知你到乡下去了。"

犁开山一阵心酸，说："真对不起，辛苦你了，萍萍。"

第33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4)

羊萍说："现在没什么了，慧慧晚上吃了些东西，你能回来看看吗？"

犁开山说："等我搞完一个专题调查，我就回来看你和慧慧。"

羊萍怏怏地说："那就这样吧，你也要多保重。"

犁开山也有些伤感地说："就这样吧，你也要多注意休息。"

夜很深了，深得不见天底。有醺风吹着呜呜的号声，把窗外的树枝吹得很响亮。

犁开山洗漱完后，躺在床上，打开看手机上的短信。一眼扫过去，冉小玉高挑的身影、微红的嘴唇、隆起的乳房、小巧而丰满的屁股、款款如春风的话语在他脑子里晃荡起来。

但只晃荡了那么一下，极其短暂。他妻子的身影就全部覆盖过来了。

又一个春夜从犁开山的身边悄悄溜过去了……

舌尖上的快乐

覃红找了几天几夜，给犁开山找来了十多年来治理红河的一些档案资料，还有几大本《红河县水利志》。最古老的一本发黄的水利志，记录着三千多年前，红河一带兴修水利的情况。书籍、典籍、资料、简报、论证报告，叠起来有几尺厚，散发着岁月的霉味，放射出黄色的光芒。

更有意思的是，覃红把文江同志写的一篇抗洪抢险的报告文学也找来了。犁开山读着那些血与泪的灾情，血液加快了流速，头脑注入了洪水。他眉头紧锁，四肢痉挛，浑身陷入了奔腾的泥沙，目光触礁，浮尸滔滔……

凭空思考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光看资料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没有调查就没有研究，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犁开山再一次在笔记本上，把他刚到红河时写下的那句话重重地画上了一道红色的横杠。

犁开山吃了秤砣铁了心，亲自带着考察组下去了。考察组从红河县的白亭乡朝黑石乡、柴桥乡、五水乡、杉木凹乡方向逆水而察。

走白亭，过黑石，访柴桥，一路上，考察组风风火火。但是怪事，政府干这样的好事，老百姓却不理不睬，基层干部也显得冷冷清清。

背地里，人们在说，考察考察，考察个屁，上面不晓得考察了好多遍了，屁事没有。这些当官的都一个板样，做做样子，摆摆架子，走走过场，没几个真心干事的。有的人不屑一顾，认为市长亲自下来搞调查，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也有人说，这个年轻角色，恐怕有些来头，像个干事的。

这些背后的事，犁开山是不知道的，但他明显感觉得到，他的这个考察没有引起下面的重视，不冷不热的，处于一种麻木状态。犁开山心中有数了，包干到户以后，什么都好，就是公益事业搞不起来了，集体的东西少了，大多数农村是一盘散沙。搞集体的事、国家的事，老百姓不热心了。要想感动百姓，只有靠行动，靠实实在在的利益，这种局面反倒让犁开山有了一个极为清楚的认识。

跟了两天的电视台，犁开山叫他们回去了，多余的陪同人员也精简了。精兵简政，默默无闻，仔细查看地形，潜心分析水患，成了这次考察的新特点。

市水利水电局高级工程师向大炮，是这次考察的骨干成员。他一向口无遮拦，牢骚满腹，这次考察也不例外。向大炮的牢骚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心态，常常惹得大家捧腹大笑。

到柴桥的时候，那天吃晚餐，没喝酒的人早早结束了饭局。乡里柴书记陪向大炮喝酒，有点醉意时，两人亲如兄弟般交谈起来。向大炮一口气说出机关里干事与不干事者之间的关系，真叫人心里痛快。

向大炮端起酒杯并不喝，酒都洒了一袖子。他毫无顾忌地大声说："我们机关里做事的人永远是做事的人，不做事的人永远是不做事的人；做事的总是主动找事做，不做事的总是有事也不做；做事的永

远有做不完的事，不做事的永远无事可做；做事的做了大事也认为是习以为常的小事，不做事的人做了哪怕是点小事也会吹嘘成了不起的大事。"

第34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5)

柴书记眉开眼笑，有鼓励的意思。他附和道："讲得好，不光机关是这个样，如今这乡下也是这个样。"

向大炮说："你莫打岔，还有下文呢。"柴书记说："那你继续说。"

向大炮放下杯子，说："做事的整天埋头做事，不做事的整天满腹心事；做事的总是不注意不做事的，不做事的却很"关注"做事的；做事的只知道实实在在做事，不做事的总是看人行事；做事的往往不会"来事"，不做事的专门研究如何"来事"；做事的总是遇到难办的苦差事，不做事的无所事事还煞有其事；做事的总是慎重其事，不做事的总是敷衍了事；做事的还时常向不做事的汇报所做的事，不做事的总是瞧不起做事的所做的事。"

柴书记听出了神，嘴里放着一块肥肉都忘了嚼了。

向大炮笑笑，笑的颜色有点像燃料的火焰，形状有点变形，红红的舌头舐了舐嘴唇，又继续说："做事的总是把不做事的指责蛮当回事，不做事的最爱无事找事，搞得做事的做不成事，使简单的事变复杂的事，短时间可以做完的事拖成长时间才能做完的事，使做事的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事，而不做事的却有了更充沛的精力和充裕的时间去做整人的事。"

向大炮话音刚落，柴书记"乒乓"一下，就把酒杯碰上了，干！一仰头，两个人就都把杯倒悬起来，那种知音的味道全悬在了那里。

柴书记放下杯，伸出大拇指，一勾一勾的，大拇指像在说话："好词儿，好词儿，有味道，很到位，向工呀，没想到你把这做事的与不做事的机关作风说得这么深刻，佩服，佩服。"

柴书记在向大炮的刺激下，也顺口来了一段议论，说："现在这个社会呀，密切联系群众没出息，扎扎实实干事没用。要密切联系领导，吹吹拍拍抬轿。要入圈子。"

向大炮说："柴书记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要搞新的"三大作风"嘛。"

柴书记说："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哟。"

向大炮说："是这个意思又怕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要想听好词儿，你可以去县城仙人桥那个菜市场听，贾癫子和白家女经常到那儿唱民谣，那才叫过瘾，才叫有味道。我想你也是知道的，好几年前，那两个活宝到那桥下唱市里的一些龌龊事，正好有个市里的头儿路过那里，那些事中正好有件事是唱他，他的心里生出了一股无名火，躲到一个角落里就给市公安局下指示，要把唱谣词的人抓起来。公安局长只好听从命令，派了几个干警来了。那市领导看到公安把贾癫子带走后才回家。你猜怎么着，几个公安干警只是遵照局长指示，然后把贾癫子请到馆子里吃了一餐，公安局也不想惹这对没有犯什么大错的活宝。"

柴书记说："听说过这么回事，但和你说的有些出入。我还到那里去过几次，可每次去都错过了他们，有次只看到白家女拉着贾癫子一路走来，我还让了路，只听白家女哼着一支小曲。当时那情景有点叫人心酸，哼的什么曲也就不记得了。"

向大炮说："不是有些出入，是我俩还在桌子上，有些话不好说。"

柴书记来酒劲了，开始大大咧咧了，话也说得很直了："其实大家都晓得，那市领导悄悄叫一个小孩向他俩撒了一把狗屎，真是缺德。"

向大炮说："这是另一个版本"。

柴书记说："那对活宝也确实有点作孽，讨吃就讨吃，可我总是想不通，他俩为什么对社会上的那些事那么感兴趣，也不晓得是哪些人给他俩提供信息，他俩掌握的东西比市里新闻部门掌握的都要丰富，这也就不免要招惹人了。红河这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个是非窝。"

第35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6)

向大炮神秘地笑笑，说："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他俩的朋友呀多的是。来，干一杯，不说这么些龌龊事了。"向大炮边说边举起杯，一饮而尽，那动作告诉柴书记，他也是贾癫子的朋友。

柴书记给向大炮又倒上了酒。向大炮说不能喝了，就伸手拍拍柴书记的肩膀，说柴书记还算年轻的，虽到农村工作，但一进城就是科局长，要他不要学他向大炮，牙齿关不了风，口无遮拦，那样会吃亏的。

柴书记说："城里人骂小孩子无用，都说蠢得像个乡干部，我们乡干部前途有碗大，我就看到碗里有口饭就行了，我都送了两届县委班子了，我还怕啥！"

这几天来，向大炮滴酒不沾，但今天却喝个没完没了。

覃红和向大炮的部下粟小阳也是考察组的骨干。他俩过来，看看向大炮是哪根肠子发作了。向大炮对覃红和粟小阳说："今日遇上对头了，这"地头蛇"比你们都行。"

柴书记说："向工谦虚，我哪能跟市里领导相比？"

覃红和粟小阳坐下来，一股酒气就钻进了他俩的鼻子眼睛。

柴书记要加菜加酒，劝市里领导也喝一杯。

覃红说："要是会喝，我早就上阵了。"

向大炮也说："这一路好像没见覃秘端过杯子。"

覃红就说："是的，是的。还是专家实事求是。"

柴书记有点想巴结覃秘的意思，可一时无话。

覃红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就把话过渡到市长那里了，说："这次大家应该有点动作了，犁市长可不是吃斋的，你们别看他精兵简政了，这可是个前兆。"猪八戒背媳妇"，有大家的好事干，犁市长是个干事的市长。刚下来时，我陪他到下面转了几圈，他讲话、做事、作

风，真的没的说的，有时还在下面吃盒饭，有时还挤公共汽车，这可是市府从来没有过的事。大家可要敏感点啊。"

柴书记说："我也听说过犁市长的一些事，如果要真是那样，那到红河干工作还有点希望。不过到底有几分真实，能坚持多久，就难讲了。"

覃红说："真实性你不用怀疑，我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就说这次考察吧，向工是犁市长亲自点的将。有人告诉犁市长说向大炮恐怕管不住，你们猜犁市长怎么说的，他说他就是要管不住的，这才说明他有点本事，管得住的都让别人去管。"

向大炮没想到他这次和市长一起出来还有这么曲折，就沉默了一会儿。柴书记没话找话，说："向工，你们那局长到底怎么样，听说和市里头头有点摩擦。"

向大炮看覃红在场，话还是拐了些弯弯，说："那家伙是狠了点，是个小政客。"

粟小阳不善言辞，这时也忍不住了，接过向大炮的话，说："仔细想来，局长和上面是拗上了。我们局里都在议论。举个简单的例子，有次犁市长点明要向工跟他跑一段时间，局长却派我去的。当时就是一种故意的口气。"

几个人的话题正在向纵深发展。厨房外面有人过路，覃红觉得今天的话说多了，就打住了话头。覃红没有忘记过来的目的，是通知他们开会。

覃红说："考察组晚上开个碰头会，等会儿，请柴书记安排一下会议室。现在还早，你们慢慢喝。"说着就起身走了，粟小阳也跟着走了。

柴书记和向大炮干了自己杯中最后一滴酒，把杯子翻过来，再次悬在空中，证明自己的酒都喝完了。

心里有了事，酒就不能再喝了。覃秘的话就是犁市长的话，就是再霸蛮的人，他也得船到桥头自然直。

官场的事情就是那么玄。官场，这个词的意义不在官，而在场。现在，犁开山到了柴桥乡，以犁开山为核心的官场就自然形成了。这身边的人就是磁性大小不一的磁极了，但这官场上的磁极与自然界的磁极又有区别，同"性"相吸，异"性"相斥。

第36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7)

一旦进入这个"场"中，每个官员都会受到磁化，否则你就不要进来。

病美人

来到五水，那红河突然窄了，像一位束腰的村姑，带着三分狂躁，藏了七分野性。顺着那窄处往上瞧，便有白茫茫一片雾气悬浮飘移在山谷中，四面山巅若隐若现。有不知名的鸟在长声短声地鸣叫，有土槿花、杜鹃花、杏花、樱桃花含笑山野。雾气弥漫，模糊着青山之中的半湖水。

向大炮一看到这半湖水就来气。这是五年前开工兴建的红河坝，建了五年了尚未完工。此坝不但未起作用，反而因蓄洪排洪无规律，给下游带来了无穷的隐患。

向大炮侧身对犁开山说："那是领导定的坝址，当时我负责水电工程技术，曾建议建一个电站，上面说没有资金，建个水库算了。那时，卢品到红河县当县长，是他来剪的彩，没想到这水库大坝后来还成了提拔卢品的政绩。建这个坝时，主要是县里技术员和乡里水管员参加的。现在看来，坝址选择很失误。当时，也没有我们说话的份儿，领导决心大，群众更是日思夜盼，只好执行命令建起来。"

犁开山沉默无语。向大炮紧跟犁开山，继续说："犁市长，你是水利专家，你看那坝址，两边都是石灰岩，虽炸进了几十丈深的底子，但仍在漏水，这是很危险的。这是一个病坝，后患无穷。你再看那水渠的路线，压根儿就不合理，当时为了多受益一些地方，就把渠址抬高了几米。现在看来，渠址太高，线路太险，压根儿也就不合要求，如果坝筑不起来，还要拿抽水机抽水，也有点太离谱了。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从五水打一个涵洞穿到柴桥就可以了。就因为资金问题，未能设计进去。可从这几年来的投入来看，就足以打通这个涵洞了。当时，我们搞技术的没有说话的份儿，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的心态，没有积极建议，也没有加强对基层工作的监督，现在想起来感到惭愧。不过话又说回来，卢品那时很红，红了红河的半边天，也是省里、市里跑红的角色，他一夜之间让红河县这个国扶贫困县就脱贫了，三个月就修通了百来人一个村的高山公路，半年不到就建起了这座拦河坝，一夜之间让一个村养出了几千只山羊（上级检查时，请了几千个老百姓身披白色塑料袋，爬到高高的山坡上装羊），那可是政绩显赫、荣耀全国的县长榜样呀。那时，他真是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一言九鼎，谁的建议都听不进去的。老百姓那时就给他编了个顺口溜：红河县长三件宝，脱贫公路水里搞，全国县长都学他，这个世界颠倒了。这顺口溜经贾癫子一传唱，全市哪个角落不知道？可就是上面不知道，知道也不当回事。"

犁开山听着，仍然沉默。粟小阳骂了一句："真他娘的劳民伤财。"

向大炮听到这一句骂，觉得小粟这年轻人还不错，有正义感，不像时下有的年轻人跟风，趋炎附势，长的全是软骨头。这次他带小粟出来，也算是传帮带，对这位部下潜藏着与自己有某种相同的气质而感到欣慰。

向大炮重复了一句："确实是劳民伤财。"粟小阳很少插话，习惯于倾听，向大炮的重复像是给他发了一张奖状，张贴在他心上了，暗自高兴。

覃红在一旁说："是有点劳民伤财。"话匣一下子就拉开了，大家七嘴八舌都有点讨论的意思了。

这时，那河上的雾气慢慢爬上山去了。河坝里荡漾起绿豆色的水面，有一群白色的水鸟，贴着河面飞，忽高忽低，"人"字形，弧形，"S"形，像是空中芭蕾舞的表演。

覃红说："文江同志曾写过一篇报告文学，署的是化名，听说是市里某领导审稿时给他取的，怕日后用他时，别人说三道四。眼前这美景，就是他作品中的美景。可惜，这是个"病美人"。"

第37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8)

向大炮说："不要小看这个"病美人"呀，她曾给某些人带来了桃花官运啦。"大家笑了起来，但"病美人"的话题却没有人再附和着深入下去。

粟小阳来了一个过渡，说："文江是个人才，就是被他们利用了，好像有很长时间没出山了，有人说他下海了。红河有人才，可就是留不住人才。"一场关于人才的议论开始展开了。

犁开山收拢远瞩的目光，开始询问向大炮有关问题。询问替代了议论，话题走上了正轨。"病美人"的姿态在大家的眼前闪烁飘移，扑朔迷离。

向大炮在回答一些重要问题的同时，向犁开山吐露了一点心迹，说："我虽然未介入红河坝、红河渠的事情，但我对红河的山川走势还是很了解的，红河的治理应治源头，进行梯级开发。再顺河上去，我们就会看到心动的地方。"

犁开山说："好啊，我们抓紧时间，去看看你说的那个动人的地方。"

爬上一座最高的山坡，那"病美人"的形象就看得更清楚了。

绿豆色的水皮子上面，那群白色水鸟仍然在表演"水上芭蕾舞"。在那水尾处，有一只小舟，摇晃出一支山歌："郎在河中撒鱼网，妹在河边洗衣裳，洗一洗来望几望，棒棒捶在岩头上。"脆花花的歌声，搅乱了半湖平静。小舟、飞鸟、山民，沉浸在歌声中。山中的鸟多起来了，叫得欢，叫得亲切，叫得听鸟叫的人都想变成一只只鸟。可惜那坝底有暗涌，那坝沿像是狗啃的骨头，给人不结实的感觉。

这时，犁开山才发现自己的手机也叫了，谁发的短信息？打开一看：手机无法接通，问候无法传颂，乡下处处小心，行路注意蛇虫。老同学，祝你天天做好梦。犁开山读完短信，心想，女人浪漫一生，男人浪漫一时。犁开山收起手机。

向大炮继续说他一肚子的关于治理红河的奇思妙想……

过了五水。向大炮建议，对这一带的地质地貌情况要详细了解。他们攀越一道道绝壁，闯过一段段险岸，然后就如蚂蚁般爬行在一段乱石河谷上，缓缓向前移动。他们终于到了杉木凹那处著名的马鞍形河床，他们从那谷底攀上马鞍形山峰一侧的顶端，抓着一棵树，俯视悬崖下清澈的流水，有点眼花缭乱。

刚过的一场春雨，把红河两岸洗刷得青翠欲滴。远远近近的山头有早开的红花、白花，妖艳诱人。红河在一片新的艳阳下，散发出它特有的清香，流淌着特有的韵律。刚刚消落的河水似乎瘦了，半湖清清亮亮的卵石像那奇形怪状裸泳的舞女，鱼、虾、蟹都在卵石上用情亢奋地寻找游乐园。

一股清风拂来，顿时让人享受到一番置身于原始荒野的情调之美。

那水流凹处，翻飞着一朵朵洁白浪花。犁开山眯眼看着那浪花仿佛是一只只洁白的蝴蝶在那峡谷中飞舞，又仿佛冰山上的一朵朵雪莲在竞相开放。扫视四周，山紧束一处，如紧束的少女的细腰。

犁开山对身边的覃红说，不知谁说过"两山夹出一水"的话，这话说得妙，这"夹"字用在此处更是妙不可言。

覃红点头称是。紧随其后的向大炮、粟小阳也说妙极了。杉木凹乡的沙书记也说:"犁市长的感觉妙极了，绝了。"

向大炮招呼请来的几位农民工，把马鞍形山头两边的杂草砍掉，用锄头刨开土层，他们要考察这里的山体土质结构。

犁开山要粟小阳画一张草图，要覃红详细记下向大炮关于地质结构、地貌状况的表述以及结论性的意见，以便回市里整理调查报告。

向大炮指着马鞍形山崖根脚的一方平缓的山坡，对犁开山说："从那坡腰钻洞进去，正好建一座地下发电站。犁市长，不瞒你说，我曾好几次来这里勘察过。"向大炮说着开心地笑笑，那笑里藏了几分心计，几分悲凉，几分无奈，几分希望。

第38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9)

犁开山说："哎呀，老向你真是个有心人。"犁开山兴奋起来，问老向怎么取"大炮"这么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向大炮就不好意思地说了他"大炮"的来历。那是因为他干不成自己的技术活而逼出来的。他曾在一次全市水利水电工作会议上，"炮轰"当局者，就此，被打入了"冷宫"。

犁开山说："难怪呀，这一路，我总感觉你这"大炮"的味呢。"

粟小阳见犁开山开玩笑，就朝向大炮也开了一个玩笑，说："大炮师傅，你见了内行就哑了。"

向大炮说："小粟，你知道个球，他市长若是干打雷不下雨，我照样轰！"

犁开山放声大笑起来。这是他考察以来最大声的一次笑，说："好呀！好呀！这红河的治理，我就要仰仗你这门"大炮"的声威了！"

基层政权：五水

这里是另外一番格局，也是另一种风景。红河流域调研中的一个重点乡镇座谈会，定在了相对集中的五水乡召开。

五水乡的刘书记四十多岁，秃顶。与犁开山刚见面时，他不无幽默地说："不知市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请多多包涵。"

犁开山笑着说："你这衙门修得不错嘛，听覃秘书说，你是老资格的乡党委书记了。对农村是有贡献的。"

刘书记说："哪里呀，比我资格老的还有几位呢。还谈什么贡献啦，我是一块砖，党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安，可到五水这一安，我这块砖都快风化了。"刘书记把大家逗得笑了起来。

向大炮就指着刘书记说："你这"老油条"，跟市长讲话，哪像你这样油腔滑调的，你这个样子恐怕要在这乡下待到老了。"

粟小阳说："他这个"一把手"还有点盼头，那些一般乡干部呀，真的就只有老死在这山旮旯里了。想到行政上混个一官半职，那真的是

天方夜谭。"大家又是一阵大笑，笑中又带着一种辛酸。

刘书记说："这就是城乡差别，上面的不愿下来，我们也就只好在乡下待一辈子了。乡下文化落后，见识少，孩子受教育也不好，城里人骂孩子都是用我们乡干部打比方的。"

粟小阳说："我有个同学大学毕业分到乡政府，闹调动闹了好几年了，还是个芝麻籽儿没影儿。"

向大炮放得开，便开起了玩笑，说："当乡干部好呀。乡干部乡干部，村村都有老岳母，一天一只鸡，三天一只羊，日饮千杯不会醉，夜夜都有新娘睡。乡干部是大种鸡，上午下乡端酒杯，下午进城把脚洗，一年四季上错床，有钱无钱都神气。"大家开心大笑起来，是那种自嘲的笑，无心的笑，这笑便有了真正娱乐的功能。

覃红笑着说："现在市里有意向了，今后城乡干部统一考虑，上面的要下去锻炼，下面的要充实机关。刘书记的今天，也许是我们的明天，哪里工作都一样，只是一个分工不同。"

大家与犁开山处得久了，话也随意多了。犁开山接过覃红的话，安慰了一番刘书记。刘书记也就和大家立马亲近了，话也投机了许多。而犁开山要的就是这种完全放松状态下的实心实意的乡情民意。

这晚八时，五水乡政府四合院二楼会议室。五张茶几上摆着苹果、香蕉、瓜子、精品白沙烟。

乡里刘书记陪犁开山首先进了会议室，乡里妇女主任上来倒茶。犁开山说："摆这些东西干什么，开会哪能吃东西。"

刘书记见犁开山说得认真，就叫妇女主任把这些东西拿走。过后又对妇女主任耳语几句，妇女主任就把这些东西送到客人住宿的地方去了。你别看刘书记牢骚满腹，该精明的地方还是很精明的，该到位的地方还是到了位的。这么多年来，虽然没提上去，也没进城，但他能稳到这一方，也算不容易了。有些乡镇三天两头换了主头，有时也搞得人心惶惶的。

第39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10)

最先到五水来的是黑石乡的胡大头。覃红问他余书记咋没来，胡大头说："余书记要我来，说我是抓红河治理的，情况清楚一些，并要我代他向犁市长请个假。"覃红要胡大头到楼下办公室等一等。

覃红上二楼请示犁开山说："黑石来的是胡乡长，是书记派他来的。"犁开山说："既然来了，就让他参加会议。"覃红下楼叫胡乡长，叫了两三声，胡大头都未听见。

原来胡大头是站在四合院的大门口，头偏着，看院角一个水龙头边一位长发飘飘的女孩子洗红裙子。他都看入迷了，眼角挂着笑，口水都流出来了。待覃红走近他的背后，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才"呵"的一声清醒过来。

覃红顺势看过去，那女孩子确实美，但怎么个美法，他却形容不出来。像村姑，又不像；像城里女孩子，也不像。没个显著特征，美得很空洞，美得没标准。在覃红经验里，这女孩子像个法国女孩，他也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看了几秒钟，他像突然触到了漏电的电器，浑身麻了一下，转身又恢复了常态。

这时，门外同时进来了杉木凹的沙书记、白亭的白书记。他俩与覃红握握手以后，各人拿拳头擂了胡大头一拳。

沙书记说："那妞怎么样？屁股是屁股，腰是腰的。"胡大头"嘿嘿"笑着说："好是好，可不在咱乡上。"

白书记也朝胡大头神秘地笑笑，说："弄过去，你乡办不是还差个打字员吗？"说完转身又把覃红的肩膀一拍，上楼去了。

覃红刚才还捉摸不透的美，经两位书记随意一点拨，特征马上就出来了。原来这女孩子美就美在屁股那一把，美在小腰那一把。覃红暗自摇头，觉得不如他们功夫深。

那位长发飘飘的女孩子，低头只顾洗她的红裙子，偶尔抬头，朝胡大头这边瞟一眼，低头又去洗她的红裙子，抖动水皮子哗哗响。

覃红转身上楼，见四合院门口来了当地几个农民，正大摇大摆地撇着声气念："热烈（日你）欢迎（翻身）市里领导（死的也搞）来我乡（来我想）检查（干她）指导工作（知道三点式）"的横幅。接下来是"检查（干她）个球"的咒语。随着"叮当叮当"一路牛铃声响过，柴桥乡的柴书记跟着上楼来了。

座谈会按时进行。犁开山主持："今天把各位召集起来，开个诸葛亮会。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三人赛过诸葛亮，四人五人计妥当。红河治理光靠市委县委是不行的，要靠全市上下群策群力，要靠广大干部群众的力量。所以，今天把各路诸侯请来，就是要和大家商议这件大事。"犁开山打了开台，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在察言观色。

谁也没有抢先发言。犁开山点名了，从上往下，以红河流域方向为发言顺序。于是，杉木凹的沙书记、五水的刘书记、柴桥的柴书记都先后作了发言，犁开山不时地点点头。心想，这几位书记对红河的情况还是心中有数的。有的建议也很符合实际，是基层干部的要求，是农民的心声。

轮到胡大头发言时，胡大头说："犁市长刚从我们那里经过，情况都清楚了，我没有什么讲的。要讲也是炒现饭，没新东西。今天的会，我也只是替余书记来凑个数。"胡大头是随便惯了，在这么个小会上他当然也就随便了。

犁开山流露出了不满意的情绪，说："那你来干什么？"声音不高不低，话里头透出了一股子杀气。犁开山态度的突然变化，给了胡大头当头一棒。

胡大头是属于后知后觉的这类小官员，当头一棒，把他的头都打直了。他感到自己的随便不妥了，被人瞧不起了，不敢再吭声了，额头上浸出了涔涔细汗。

第40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11)

其余几位书记也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遭遇到了六月的冰雹，心弦也莫名其妙地一下子绷紧了。

犁开山扫视了一眼顿时有点紧张的会场，放慢了语速，要最后一个发言的白亭乡书记谈一谈。

白亭乡的白书记从历年的水患谈到历年的治理，又谈到新的想法、新的建议。观点鲜明，表达清晰，言之有理。犁开山点头表示满意。

这时，会议室里进来了一位女孩子。很多人的目光都同时向她那头飘飘长发射去。她低着头，往每个人的杯子里加开水。

覃红放松了一下手上的笔，眯眼笑了一下，心想几位书记对她美的特征确实总结得好。

书生意气

犁开山用他极强大的官场能量控制着这个小型座谈会场。在座的官员比他小了很多级，他的水平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下面就请老向、小粟两位专家谈谈看法。"犁开山说完，用严谨的目光扫视了一下诸位。

向大炮说："要我谈，我补充一点。也就是说，老百姓被红河整怕了，治理积极性很高，可是我们有些领导人就是不讲科学，利用了老百姓的热情，大家集资修了一条选址不合理的红河渠，建了一座选址很危险的拦河坝，幸好拦河坝还有一个大缺口，不然的话，那拦河坝的建起之日就是我们老百姓遭殃之时。就像文江同志写的那样，"病美人"的爱情成熟之时，就是这个家庭的倒霉之时。"

在座的各位听到这一席话，觉得背上像浇了一瓢凉水。但又觉得他说得生动有趣，尖起耳朵还想往下听。

向大炮停了停，在犁开山鼓励的眼神中接着又说："现在我们有了一个专家市长，我们要重新认识红河的治理问题了。我原来说了一句

话，这辈子再也不吃技术饭了，可跟随犁市长这段日子来，我改变了我原先的誓言。良鸟择木而栖，我是良鸟，犁市长就是我要择的良木；士为知己者而死，今后只要犁市长用得着，我会为治理红河死而心甘的。"

犁开山没想到，向大炮还真够威力的，就这么直截了当地"轰"了起来。他被向大炮简短的发言打动了，情绪也被调动起来了。他边听边想，治理红河的欲望和决心犹如建筑大厦的基础在不断加固。

犁开山问粟小阳和覃红还有没有什么说的，粟小阳说："老向代表了我们技术人员的声音，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会竭尽全力参与红河治理工作，当好师傅的助手。"覃红说："我没什么讲的了，散会后，请几位书记帮我填填有关表格。"

犁开山问其他的同志还有没有补充的，都说没有了。"那好，我就简单地讲几点意见。"犁开山喝一口茶，清一清嗓子，很随意地看了一眼胡大头的脸色，就很深情地讲了起来。

犁开山说："红河市这几年治理红河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座的几个乡镇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建设并不尽如人意，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和目的，没有满足群众的愿望，没有把水害变成水利，有个别地方还造成了不少损失，因此而引发了不少农民的负担问题。个别地方还死了人，这值得各位反思，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由于红河坝、红河渠的不合理选址，不仅浪费了人力、财力，而且还是病险坝、病险渠。用老百姓的话说，是"病美人"。这"美人"病了，大家可以想想，除了可怜、怜悯，还有什么？由于管理不善，建设资金很可能在管理上存在不少漏洞。我们在调查中，听到老百姓有这方面的反映，有的地方反映还比较大，希望大家引起高度重视。回去后，请你们回头看看，看看哪些方面与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有差距，差距有多大？怎么弥补？"

第41节：听更大的鱼作报告(12)

在座的各位，人虽不多，但会议的气氛却出来了，扩展了，气氛弥漫到了红河流域，这红河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了。在座的哪个傻子都听得出来这话中的话了。此时，大家大气都不敢出，沉寂如山。那位飘飘长发又进来加茶水，但大家再也无心看她了。

犁开山喝了口茶，又继续说："关于红河治理的问题，具体方案市委会抓紧时间研究，然后报省委，争取省里来人考察、设计。我个人的初步意见，还是以梯级开发为主，辅之以生态、物理办法治理。梯级开发的首选方案应是发电、蓄洪、灌溉同步进行。电站大坝坝址要另选，原红河渠已投入近千万元，经复测后，看能否用上，能全用就全用，能用一部分就用一部分，不能用的就全拉倒。"

这话说得很有分量了，像一束一束麦芒，在某些人的脸上、身上、屁股上刺。各位书记们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三级扩干会上就听到了县纪委宣读的几个案例，案情与红河的重点水利工程极其类似，一扯一串儿，全栽了。

乡妇女主任安排完后勤，就进来顶替小腰闪闪的那个女孩子给各位倒茶水。她的目光亮亮的，显得还年轻，一走进会议室，大家就觉得有种新鲜感。有几束目光不约而同地扫过了她那土豆似的圆脸、蜂腰，不太灵活的大腿，辣椒似的皮鞋尖。有的目光像蜘蛛丝一样粘上了蜂腰，有的目光像一阵风吹动着她的乳峰。有的目光集中，有的目光分散。

妇女主任落落大方的神态中又显得羞涩，局促不安。就连犁开山都情不自禁地瞟了她一眼。她走过了一片阳光灿烂的森林，倒完茶水，出门时她觉得这倒茶水的时间太短，就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犁开山这棵大树。带上了门。

犁开山讲完红河治理问题，又说："上面千根线，下面一针穿。做好农村工作，既要靠事业心、责任心，还要靠良心、同情心。这也是

中央三令五申的一个大问题，农村稳定了，全国就稳定了；农村小康了，全国就小康了。"

在座的各位再次进入佳境。有的默默点着头，如沐春风；有的记着笔记，生怕漏掉一个字、一句话。乡干部虽然很少有时间进行系统学习，但他们还是善于吸收新东西的。犁开山的发言动人、耐听，道理大，落脚点小，是有水平的。他们一听就觉得有学问，也就听得很认真、很入迷了。

现在乡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有了提高。全市公选干部中，前几名的基本上都是乡干部。想出头、想进城、想上"半步"，拼命复习是个原因，但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也是事实。

犁开山继续说："乡干部是党和人民的桥梁、纽带，乡政府是很重要的一级政权机关，是中国农民的直接组织者、教育者、引导者。如果乡政府这一级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党的政策方针哪有不深入人心的道理呢？如果这一级断裂了，共和国的大厦就要倾斜甚至颠覆。据我掌握的情况，现在的乡干部主流是好的，但也有不少游手好闲者甚至也有极少数贪官污吏者。我们每到一个乡镇，这个乡治理得怎么样，我们不需要问乡干部，只要看看群众的脸色、听听群众的声音就什么都清楚了。有的群众说，乡干部官品不大，架子不小，个子不大，心眼不小，上是天高皇帝远，下是包干到户甩手闲。有的群众说，如今的乡干部是要钱要命就来了，问个政策什么的，一问三不知。当然，这是少数人的问题，但正是这些少数握有实权的人物，他们的官僚主义老爷作风，败坏了党风，破坏了干群关系，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不少损失。"

这话说得太好了，太有激情了。十几个人的掌声突然爆发出来，吓了犁开山一跳。最后，犁开山强调了当前的农村工作，并要求大家真抓实干，开拓进取，不断创造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建设的新神话。

夜已深了。犁开山的话如同夜空中的繁星，闪烁在同志们的脑海中。

"是啊，我们在座的谁又不是农民出身呢？中央领导不是说过，再往前追忆三代，我们不都是农民吗？是农民就要为农民着想，是农民就要为农民谋利益。"

犁开山的话如同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照亮了基层同志们的心。

第42节：超级模仿秀(1)

第五章

超级模仿秀

犁开山的这次专题考察，冉小玉故意没有亲自陪同。

她这样做是出于三层意思：一是制造工作忙的气势，会开了，贵在督察落实，不能大会大了，小会小了；二是红河治理与她冉小玉很少沾边，她是摸准老百姓脉搏的，尽量少往自己身上揽事儿，不要没由头地当那冤大头；三是一种自卑心理，犁开山有意不让她靠近，她也没必要三番五次地拿热脸烫人家的冷屁股。

特别是人到了中年，各方面都成熟了，没有了少年时代的狂妄，也还没到把什么都看穿的份上，人就多了很多想法。一件小小的事、少年时根本不会当事儿的事、老年时也许视而不见的事，中年人就会把它看得很重，看得天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到了一定年龄，它不光是个数字问题，它还是个思想深度问题。

生活中总有人在说，那人活了一把年纪什么都不懂，或什么都在心里，其实说的就是这个人的思想深度问题。

自卑往往会激起自强。她冉小玉就是想作出点成绩来让大家看看，到时有人不服也得服。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想法，冉小玉逆着思维来了一个大撤退。

一个市长下来，没有主要领导陪同，那就是犯禁，撞了红灯。红河县是安排冉小玉和县水利水电局的同志陪同的，可冉小玉自作主张没有陪同领导考察，而是搞她的督察去了。

林旺得知这个情况，生气了。他想质问冉小玉是怎么回事，还要不要组织？但林旺没有鲁莽行事，他还是先给犁开山挂了电话，给犁市长道了歉。

可林旺却没有想到，犁开山反过来给他做起了工作，说下来之前和冉县长商量过，她冉小玉没有分身术，只能先带农林水战线的同志

到各乡去，然后与考察组会合，互通情况。

林旺说，他马上赶到犁开山所在的乡里来。犁开山说，这没有必要，考察已经搞完，我们考察组后面没有必要甩着个大尾巴。

犁开山的作风，林旺早有耳闻。犁开山说一不二，林旺也只好作罢。林旺还在为犁开山的生活和工作而担心，犁开山很感谢林旺对考察组的关心，说考察组准备去黑石乡，与到黑石督察的冉小玉会合，互通一下情况，也算是市里对县里的意见交换。

林旺说，他给冉小玉和黑石挂个电话，派办公室主任下去把情况带回来。他自己因为要到省里去参加一个会，实在是来不了，就先给市长请个假，过后再详细领会市长的精神。

犁开山说，我的大县长，不要这么客气，也不要这么繁琐，你忙你的吧。

冉小玉在黑石等犁开山，既高兴又紧张。她没想到犁开山会亲自去黑石与她交换情况，她被犁开山的务实作风感染了。她也很紧张，县里来了电话，这里的事由她全权做主。她毕竟是红河县的当家人之一，有个什么不好的影响，还是不光彩的。

好在冉小玉这次带着农林水的同志，到各乡镇督察工作反响还不错。她的心里还是有底气的，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公对公。公对公的事，就是好办，没有私心的掺和，心里就是亮堂。冉小玉这么想着，紧张感消除了，人就精神多了。

冉小玉来到黑石乡后，市人大代表狗二给她反映了不少情况。

她通过冷静思考，觉得有必要把这些情况抛给犁开山。她要借犁市长的威风来压一压县里某些狗奴才的嚣张气焰。

第43节：超级模仿秀(2)

这也是她当妇联主席时，卢品教她的一手，叫做"打鬼借钟馗"。

卢品曾对冉小玉说，你想升官想办大事，就去更上一层的组织部找个关系户或找个比你大三级以上的官当靠山，到时把关系户或靠山请到地方来，或干脆你去上面请关系户或靠山吃一餐饭。当你和关系户或靠山坐到一起吃饭时，你打电话把直接管你的官叫到他们身边来，一起吃一餐饭。吃饭就吃饭，什么都不要说。你的问题过几天送个报告去，很快就会解决。

冉小玉平常不爱看书，但她人聪明，只要别人讲得有道理的东西她都会记到心里，并且用得十分到位。有时，她要比讲道理的人用得更加贴切、更加到位，出神入化。可你要她总结个一、二、三条来，她却一头雾水，一脸茫然。但她就是用得好，特别是那些官场技巧，她应用得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这也是冉小玉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她属于天生的那种超级模仿秀。

曾经有一天，冉小玉突发奇想。她想试试卢品教给她的这一手灵不灵，就打电话诓骗卢品说："卢市长，省里今天有个领导来，请您晚上八点到金龙宾馆陪同吃晚饭。"话很简洁，没有一句多余的。

那天卢品推掉了一个重要活动。下班时，卢品守约而到。可冉小玉却迟迟未到，省里领导也未见来。

卢品心里感到十分别扭，正欲给冉小玉拨电话，号码按到了一半，冉小玉风风火火地进来了，说："真是对不起，那领导说把检查工作的时间推迟到下个月了。实在是对不起，市长我今天就陪您吃个便餐吧。"

卢品看着冉小玉美丽的身段，没说什么，只好陪冉小玉共进晚餐。事后，卢品也不知情。可冉小玉却高兴了，信了那"打鬼借钟馗"的话。

平时，她对一些好姐妹说："那些当大领导的都有几招，你们不要看他们平常像个马大哈，可骨子里都是有那么几招的。否则，古人在给人划分等级的时候，也不会把官吏排在第一类。" 口气里充满了一种破解了某个玄机后的自豪。

犁开山又杀回了黑石乡，这让胡大头感到了不安。

胡大头背后给卢品通了一次电话，告了犁开山一状。

卢品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你怕什么！"卢品话虽这么说，但心里还是落了一层阴影。他从群众那些举报信中感觉到胡大头做事好像不利索，肯定也有些贪赃行为，但他又不好对一个基层的同志多说什么。

胡大头毕竟是他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人，有人冲胡大头来，也就等于冲他卢品来了。于是，卢品虽然对胡大头的告状有火气，但他还是把这一股无名火无可奈何地压下去了。

卢品反复回忆着胡大头的话，想这犁开山也真不怕麻烦，三番五次地扭着这黑石不放，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想干什么？这个问题从中午到晚上一直都困扰着他。下班回到家里，刚坐下来，龟就爬到了他的脚边，他没好气地把龟一脚踹到沙发底下去了。

吃晚饭时，卢品夫人没瞧见沙盆里那龟，问卢品龟哪去了，卢品才想起来搬开沙发。

龟背朝下，四脚朝天，正好卡在了沙发下面。夫人心痛地把龟捧回到沙盆中，说："老卢你有所不知，有次红河寺的奇真大师来拜访你，你不在，他和我聊了一会儿就走了，说是要去印度，你看我把这事都忘了跟你讲了。自从奇真大师那回拜访你之后，这只龟真有点像大师所说，是只神龟呢。大师没点化时，这龟好像一无是处，现在可不同了。你是很少回家，我这段时间是天天观察了这畜生，它却真的是神了。能报天晴下雨，能测你回家出门，大师说它还能预测凶吉祸福，也可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人间大事。"

第44节：超级模仿秀(3)

夫人正要说些龟是怎样报天晴下雨的一些细节。不料，卢品说："别说了，共产党不相信那一套，我烦死了。"

夫人见卢品心浮气躁，就打住了这个话题。她想卢品日后自己会慢慢体会到这龟的神奇与神秘的。

卢品虽不信什么神龟，但他还是朝那沙盆中不自觉地看了几眼。他看见龟正在伸长脖子，像是刚才被压在沙发下太久了，需要舒展一下身子。再仔细看，龟的嘴里好像在吐出一串串白色的泡沫，像小孩子吹肥皂泡泡，挺可爱的。

看着龟，卢品的神经松弛了，是一种精神上的彻底放松。

将调研引向深入（一）

黑石乡政府坐落在红河流域一条蜿蜒的山脊底部，四周是黑森森的山峦。犁开山杀回黑石的那天，天气突然变了，一路感到很压抑，时间还是下午一点多，天就黑了。

来到乡政府后，冉小玉和乡里余书记就直接把犁开山一行迎进了乡政府食堂。市县乡三级干部在此相遇，热情驱赶了黑天黑地带来的压抑，迟了的午餐正在进行，大家举杯互道平安。

下午三点多，天空中孕育了大半天的乌云突然翻滚起来，天空是黑一阵白一阵。顿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惊天动地。整个天空和大地就像炸碎的一块巨大的黑色玻璃。黑石乡笼罩在一片巨大的恐怖之中。 晚餐后，暴雨中的乡政府院子里移动着一个黑点，那黑点突然扑进了乡政府的办公室。黑点原来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我要见市长啊！"她是专寻犁市长而来的。余书记闻其声就知道是谁了。乡政府想极力劝阻这一突如其来的来访者，但谁的劝阻都无效。冉小玉都出面了，也没有阻止住。乡干部除了余书记是真心要劝阻，其余的人都只想这一场面不断扩大，好看热闹。

什么是戏剧？这就是戏剧。场面扩大了，矛盾加剧了，冲突的戏剧效果就出来了。

犁开山和覃红没有让这出戏剧演下去。他们的这一意外举动，让所有乡干部的心里立马像现在的大地一样，笼罩在一片巨大暴风雨的恐怖之中了。

"市长，大人呀，您不知道呀，两条人命，500块钱。我五年多来，状告无门，乡政府那帮狗日的，把我说成癫子。市长，大人，您要相信我，我不是癫子，我是好人呀，我是好人呀。"女人结结巴巴说着，哭了起来，整个身子在发抖，如筛糠。 犁开山坐在这位情绪有点异常的女人面前，不知说什么好。

覃红说了一句："大嫂你不要哭了，市长不是在听你的情况吗？"

犁开山说："大嫂，你别哭，有什么情况慢慢说，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我。"

乡秘书进来倒茶，是进来探听虚实的。

女人没有看茶杯，黄中发黑的鼻子缩了几缩，用满是小裂缝的手背揩擦了浑浊的泪水，又把满脸的头发朝耳后捋一捋，眼睛一跳一跳，瞟了那秘书一眼。

秘书退出去了。她确信这屋里只有市长大人和覃红了，她才又开口说："市长大人，今天我能找到您，也算我张寡妇有福分。乡政府知道您要来乡里检查工作，怕我告状，就派乡武装部长老田到我们村里监视我，面子上说是了解一下我的生活、生产情况，实际上是看着我不要上乡里来。这个事是我到我们组长那里晓得的，组长狗二是我孩子的隔房叔，他说乡里今天要来个大人物，说是市长。我给狗二杀了一只老母鸡，要狗二把老田部长灌醉了，我就拼命跑来了，真是好运气，见到了你们。"

乡秘书进来加木炭，火烧得很旺，女人突然停住不说了。犁开山说，不用加了。秘书出去了，她又才开口。 "我叫张月英，现在大家都叫我张寡妇，家住黑石乡罗汉村罗汉组，红河渠从五水修到柴桥，

再修到我们黑石，渠修到哪里就要哪个乡出力出钱，上面补一点炸药、雷管、水泥钱。我们罗汉村有一段工程要靠崖壁上搭一条渡槽过去，其中又有一截最险的恰恰就分给我家，我家三口，儿子三十出头，尚未结亲，他老子冠心病，但就偏偏给我们分了那险处。分下来的物资根本不够用，模板撑子是我们从家里卸下的门板。可事情偏偏又巧在了一块，去年秋后的一个黄昏，天下起了麻麻雨，我催他父子俩快收工，他父子俩说再挑几担砂浆，不然下雨砂浆就没用了。就在那时，天公突然发怒，麻麻雨变成了盆泼雨，比现在的雨还大。一个炸雷连天扯地"噼啪"一声，接下来又"轰"的一声--他父子俩就那么去了。"

第45节：超级模仿秀(4)

"儿呀……"张寡妇突然一声呼唤，眼泪就像决堤的大河，夺眶而出。 犁开山和覃红面对妇人感情的突然变化，鼻梁一酸，眼睛湿润了。

屋外打了一个炸雷，震得乡政府办公楼玻璃"哗哗"响。一阵大风刮过，像巨人走过大地，留下了巨大的脚步声。

乡秘书又进来检查窗户，见没坏，出去了。

张寡妇才又继续说："市长您说怪不怪，他父子俩怎么就那样命薄呢？市长，我如今谁也靠不上了，我就靠您了。我要把一些事摆出来让您知晓，您要给我这个寡妇做主啊。"

犁开山说:"大嫂你冷静点，慢慢说。"

张寡妇用右手衣袖擦擦鼻涕眼泪，抽缩了几下，情绪有些失控。"那是七八年前，乡长胡大头还在罗汉村里当村支书，他给红河县的卢县长送了两副棺木。后来，县里从村干部中选拔乡干部，本来胡大头的年岁已超，可是他自个把户口一改，县里就点名戴帽了。"

"两年后，胡大头当了乡长。送棺木的事是我男人给办的。胡大头那时强行砍了我家自留山上的36根脸盆口粗的杉木，说是价格合理，包我家满意。当时就给我丢下了30元定金。可是，棺木送去后，胡大头却没有兑现诺言，除了那30元定金以外，至今棺木款一文未给。我男人那时气不过，逢人便说，这话传到了胡大头的耳中。"

"胡大头怕这话影响他的前途，就把我男人召去，说乡里欠账太多，还钱得分个轻重缓急，还有欠好几万的，还有欠十几年的，得一个一个地还。账记着，只迟得日子，少不得钱。乡政府又不会垮台。"

"后来，我男人多次找胡大头，他都不姓胡，改姓许了。我男人气不过，就骂了他几句狗日的贪官。胡大头气急败坏，说我家乱砍滥伐。那个狗日的，说得出来做得出来，要林业派出所办了我男人。"

覃红插话："你慢慢说，不要激动，不要骂人。"

张寡妇说："好，我不骂那个狗日的。我一说到那个狗日的就来气，硬是控制不住自己。市长您莫见怪。"

外面的风声雨声一阵紧似一阵。犁开山说："你慢慢说吧。"

"后来，那派出所所长知晓这里面的弯弯拐拐以后，就给胡大头补聪明，说这事办不得，搞不好会扯了萝卜带出泥，并要胡大头主动给我男人有个交代。"

"胡大头听了那所长的话，拍拍冬瓜似的脑壳，给我男人许了一个取钱的日子。终于等到取钱的那天，一大早，我男人去胡大头那里要钱，哪晓得我男人胆小，见乡长门关着，不敢敲，就愣在门前。隔一阵子，听到屋里有些动静，窸窸窣窣的，我男人以为是老鼠讨嫌，后来就听到里面好像有人轻轻说话。一个女声说，"你的太大了"，一个男声说，"你的太小了"。我男人以为自己记错了乡长的门，就问刚好路过的一个乡干部，那乡干部头也不抬地说，"就这个门"。"

"我男人借过路人壮了胆儿，一时好奇，就移几步趴到门缝里往里瞧个究竟，瞧着一个女的正在给一个男的穿小鞋，穿不进就不穿了。接下来，他仔细看清了，男的是胡大头，女的是乡妇女主任。胡大头不让她穿那双布鞋子了，就把妇女主任的白裙子往上搂。我男人认为乡长在翻看什么东西，哪晓"胡刀杀的"是跪到地上爬在妇女主任裙子里一个劲地啃了起来。你看看，一大早的，活见鬼，那背时事就被他撞着了，我男人一阵恶心就口念"倒霉倒霉"地回来了。"

"还有件事。我儿说健子家的一块麦子被"胡刀杀的"碾死完了。"

"有天天摸黑，有人看着胡大头把乡妇女主任压到一块麦子地里去了，翻了几个滚。看到的那个过路人见到我儿时笑眯眯地说，"你还不快去赶偷吃你家麦子的那头牛。"我儿傻瓜蛋真的去了，没有看见什么牛，却看见了不好意思的胡大头正在那片倒伏的麦苗上撒尿，旁边还蹲着一个女人，好像也在尿尿。这块麦田也不是我家的，而是健子家的。"

第46节：超级模仿秀(5)

"我儿当时气得转身就走。胡大头却自言自语起来，"今年的麦苗儿旺着呢，那些板田板地要催耕了，不然一荒就是一年啦。""

"打这以后，胡大头就暗示了他当乡长后提起来的罗汉村的新支书，什么事都与我们过不去了。去年修渠出事后，派出所的人未到现场就说是自然事故，乡村干部处理后事时，村干部说给他父子俩补助安葬费500元，真是把他父子俩当二百五了。"

"多次找乡干部，他们说，上面有合同。他父子俩死了就死了，后果自负，上面不负责安葬费。更气人的是，当时乡政府还说，修渠资金紧缺，500元都不能补。当时人死了，不葬又不行，尸体多放一天就多臭一天，活人受罪，死人也受罪。组上人只好卷着草席，草草把苦命的父子葬了。"

"那时，我悲痛过度已昏迷不醒，住进医院。待组上群众帮着办完丧事之后，我才清醒过来。事后才想起来，应该把他父子俩的死因作一个鉴定。"

"后来听很多人说，乡政府送来的那批水泥有质量问题。有好多处都垮了渠，虽然没有压死人，但也摔死了不少牲口。我心里有个疙瘩，可事后没有证据，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化验那水泥，也不晓得是什么质量原因，我无处告状，只好到路上喊冤叫屈。"

"后来，我找一个隔房叔帮忙料理了这件事。这叔性情暴躁，找到乡政府，要求追加安葬费，找到乡派出所，要求重新调查死因，给个说法。"

"哪知这事很快被胡大头揪着。胡大头马上组织人处理我叔和我的问题，他们把我和我叔以破坏公务罪抓了起来。摊上这事，我只好一个人承担罪名，他们放了我叔，而让我罪上加罪，我被派出所的人关起来打得头破血流。"

"他们见我已人不人、鬼不鬼的，就放我出来，造谣说我是癫子。派出所有位女同志送我出门时就悄悄告诉我："你只能癫了，不癫就没命了。"那时我已麻木，我真以为自己要癫了，可是随着日子的流逝，我清醒了。"

"从那以后，我就下决心告状了。但我每告一次状，就被派出所关一次。

"此后，我就真的不是人了。只要有我出现的地方，乡政府的干部就指着我说，"看，张癫子又来打锣告状了。""

"那些县里当官的、市里当官的，都只听胡大头的。听说我是癫子，就理也不理我了。乡干部更是把我赶得远远的，不让我接触任何人。市长，您要为我做主啊市长。" 犁开山听到此，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拍案吼道："岂有此理！"

覃红专注做笔记，突然受到了犁开山的拍案惊吓。乡办公室的大门也在一股气流中开了。 窗外的狂风在来回地刮，像巨人来回走动着。暴雨哗啦哗啦地下得更加起劲、仿佛天空拉开了口子。

雨点敲打在玻璃窗上，仿佛张寡妇的泪珠敲打在犁开山的心壁上。

这个漆黑的雨夜，黑得不着边际。犁开山感到难熬而漫长。

将调研引向深入（二）

大雨下得人心惶惶。春雨不停，来势凶猛，漫山遍野的春水汇聚到红河，红河就吃不消了。

红河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条怪龙，轰轰烈烈涨得吓死人了。这怪龙饿得"嗷嗷"叫，就要吃了。农民怕的就是这个时候，水火无情。有很多农民摆上了祭坛，祈祷雨神不要降雨了。

冉小玉头天晚上召开了乡党委会议，一早起来，就集中了所有乡干部，再一次布置了当前的紧急任务。现在的乡干部比较滑头，一般情况下，帽不见顶，但在关键时刻，又都钻出来了。瘟疫呀，天灾呀，集中行动呀，他们都会到。不到，上面就给处理了，他们怕。

胡大头关键时刻头也直了起来，他发布了冒雨察看水情的命令，兵分五路，自己带着两个人也深入下去了。